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一百二十個水澆

(四)

施耐庵著
胡適序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藏書



國學基本叢書

交
換

第十七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話說楊志當時在黃泥岡上，被取了『生辰綱』去，如何回轉去見得梁中書，欲要就岡子上自尋死路；却待望黃泥岡下躍身一跳，猛可醒悟，拽住了脚，尋思道：『爹娘生下洒家，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終不成只這般休了……比及今日尋個死處，不如日後等他拿得着時，却再理會。』回身再看那十四個人時，只是眼睜睜地看着楊志，沒個掙扎得起。楊志指着罵道：『都是你這廝們不聽我言語，因此做將出來，連累了洒家。』樹根頭拿了朴刀，掛了腰刀，週圍看時，別無物件，楊志歎了口氣，一直下岡子去了。

那十四個人，直到二更，方纔得醒，一個個爬將起來，口裏只叫得連珠箭的苦，老都管道：『你們衆人不聽楊提轄的好言語，今日送了我！』衆人道：『老爺，今日事已做出來了，且通個商量。』老都管

道：『你們有甚見識？』衆人道：『是我們不是了。古人有言：「火燒到身，各自去掃；蜂蠆入懷，隨即解衣。」』若還楊提轄在這裏，我們都說不過；如今他自去的不知去向，我們回去見梁中書相公，何不都推在他身上？只說道：「他一路上，凌辱打罵衆人，逼迫得我們都動不得。他和強人做一路，把蒙汗藥將俺們麻翻了，縛了手脚，將金寶都擄去了。」』老都管道：『這話也說的是。我們等天明，先去本處官司首告；留下兩個虞候，隨衙聽候，捉拿賊人。我等衆人，連夜趕回北京，報與本官知道，教動文書，申覆太師得知，着落濟州府，追獲這夥強人便了。』次日天曉，老都管自和一行入來濟州府，該管官吏首告，不在話下。

且說楊志提着朴刀，悶悶不已，離黃泥岡，望南行了半日，看看又走了半夜，去林子裏歇了，尋思道：『盤纏又沒了，舉眼無個相識，却是怎地好？』漸漸天色明亮，只得趁早涼了行。又走了二十餘里，正是：

面皮青毒逞雄豪，

白送金珠十一挑。

今日爲何行急急，

不知若個打藤條。

當時楊志走得辛苦，到一酒店門前。楊志道：『若不得些酒吃，怎地打熬得過？』便入那酒店去，向

這桑木桌櫈座頭上坐了，身邊倚了朴刀。只見竈邊一個婦人問道：『客官莫不要打火？』楊志道：『先取兩角酒來吃，借些米來做飯，有肉安排些個，少停一發算錢還你。』只見那婦人先叫一個後生來面前篩酒，一面做飯，一邊炒肉，都把來楊志吃了。楊志起身，綽了朴刀，便出店門。那婦人道：『你的酒肉飯錢都不曾有！』楊志道：『待俺回來還你，權賒咱一賒。』說了便走。

那篩酒的後生趕將出來，揪住楊志，被楊志一拳打翻了。那婦人叫起屈來。楊志只顧走，只聽得背後一個人趕來，叫道：『你那廝走那裏去！』楊志回頭看時，那人大脫着膊，拖着桿棒，搶奔將來。楊志道：『這廝却不是晦氣，倒來尋洒家！』立脚住了不走。看後面時，那篩酒後生也拿條檣叉，隨後趕來，又引着三兩個莊客，各拿桿棒，飛也似都奔將來。楊志道：『結果了這廝一個，那廝們都不敢追來。』便挺了手中朴刀來鬪這漢。這漢也輪轉手中桿棒，搶來相迎。兩個鬪了三二十合，這漢怎地敵的楊志，只辦得架隔遮攔，上下躲閃。那後來的後生并莊客，却待一發上，只見這漢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道：『且都不要動手！兀那使朴刀的大漢，你可通個姓名。』那楊志拍着胸道：『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青面獸」楊志的便是！』這漢道：『莫不是東京殿司楊制使麼？』楊志道：『你怎地知道洒家是楊制使？』這漢

撇了鎗棒，便拜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楊志便扶這人起來，問道：『足下是誰？』這漢道：『小人原是開封府人氏，乃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林冲的徒弟，姓曹，名正，祖代屠戶出身。小人殺的好牲口，挑劬副骨，開剝推剝，只此被人喚做「操刀鬼」。』爲因本處一個財主，將五千貫錢，教小人來此山東做客，不想折了本，回鄉不得，在此入贅在這個莊農人家。却纔竈邊婦人，便是小人的渾家。這個拿橫叉的，便是小人的妻舅。却纔小人和制使交手，見制使手段和小人師父林教師一般，因此抵敵不住。』楊志道：『原來你却林教師的徒弟。你的師父，被高太尉陷害，落草去了。如今見在梁山泊。』曹正道：『小人也聽得人這般說將來，未知真實。且請制使到家少歇。』

楊志便同曹正再回到酒店裏來。曹正請楊志裏面坐下，叫老婆和妻舅都來拜了楊志，一面再置酒食相待。飲酒中間，曹正動問道：『制使緣何到此？』楊志把做制使失陷花石綱，并如今又失陷了梁中書的『生辰綱』一事，從頭備細告訴了。曹正道：『既然如此，制使且在小人家裏住幾時，再有商議。』楊志道：『如此却是深感你的厚意。只恐官司追捕將來，不敢久住。』曹正道：『制使這般說時，要投那裏去？』楊志道：『洒家欲投梁山泊，去尋你師父林教師。俺先前在那裏經過時，正撞着他下山來，與洒

家交手。王倫見了俺兩個本事一般，因此都留在山寨裏相會，以此認得你師父林冲。王倫當初苦苦相留，俺却不曾落草，如今臉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奔他時，好沒志氣；因此躊躇未決，進退兩難。」曹正道：「制使見的是。小人也聽的人傳說：王倫那廝，心地褊窄，安不得人；說我師父林教頭上山時，受盡他的氣。不若小人此間離不遠，却是青州地面，有座山，喚做二龍山；山上有座寺，喚做寶珠寺。那座山生來卻好，裹着這座寺，只有一條路上的去。如今寺裏住持還了俗，養了頭髮，餘者和尙都隨順了。說道他聚集的四五百人，打家劫舍。爲頭那人，喚做「金眼虎」鄧龍。制使若有心落草時，到去那裏入夥，足可安身。」楊志道：「既有這個去處，何不去奪來安身立命？」

當下就曹正家裏住了一宿，借了些盤纏，拿了朴刀，相別曹正，拽開脚步，投二龍山來。行了一日，看漸晚，卻早望見一座高山。楊志道：「俺去林子裏且歇一夜，明日卻上山去。」轉入林子裏來，吃了一驚。只見一個胖大和尙，脫的赤條條的，背上刺着花繡，坐在松樹根頭乘涼。那和尙見了楊志，就樹根頭綽了禪杖，跳將起來，大喝道：「兀那撮鳥，你是那裏來的？」正是：

平將珠寶擔落空，

卻問寶珠寺討帳。

要投入寺裏強人，先引出寺外和尚。

楊志聽了道：『原來也是關西和尚。俺和他是鄉中，問他一聲。』楊志叫道：『你是那裏來的僧人？』那和尚也不回說，輪起手中禪杖，只顧打來。楊志道：『怎奈這禿廝無禮，且把他來出口氣！』挺起手中朴刀，來奔那和尚。兩個就林子裏，一來一往，一上一下，兩個放對。但見：

兩條龍競寶，一對虎爭殮。禪杖起如虎尾龍筋，朴刀飛似龍鬚虎爪。翠律律，忽喇喇，天崩地塌，陣雲中黑氣盤旋；惡狠狠，雄赳赳，雷吼風呼，殺氣內金光閃爍。兩條龍競寶，嚇得那身長力壯仗霜鋒，周處眼無光；一對虎爭殮，驚的這膽大心籠施雪刃，卞莊魂魄喪。兩條龍競寶，眼珠放彩，尾擺得水母殿臺搖；一對虎爭殮，野獸奔馳，聲震的山神毛髮豎。

當時楊志和那和尚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那和尚賣個破綻，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喝一聲：『且歇！』兩個都住了手。楊志暗暗地喝采道：『那裏來的這個和尚，真個好本事，手段高！俺卻剛剛地只敵的他住！』那僧人叫道：『兀那青面漢子，你是甚麼人？』楊志道：『洒家是東京制使楊志的便是。』那和尚道：『你不是在東京賣刀殺了破落戶牛二的？』楊志道：『你不見俺臉上金印？』那和尚笑道：『卻

原來在這裏相見。」楊志道：「不敢問師兄卻是誰？緣何知道洒家賣刀？」

那和尚道：「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軍官魯提轄的便是。爲因三拳打死了一鎮關西，」却去五臺山淨髮爲僧。人見洒家背上有花繡，都叫俺做「花和尚」魯智深。」

楊志笑道：「原來是自家鄉里，俺在江湖上多聞師兄大名。聽得說道，師兄在大相國寺裏掛搭，如今何故來在這裏？」

魯智深道：「一言難盡，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遇着那「豹子頭」林沖，被高太尉要陷害他性命；俺却路見不平，直送他到滄州，救了他一命。不想那兩個防送公人回來，對高俅那廝說道：「正要在野豬林裏結果林沖，却被大相國寺魯智深救了。那和尚直送到滄州，因此害他不得。」這直娘賊恨殺洒家，分付寺裏長老不許俺掛搭，又差人來捉洒家，却得一夥潑皮通報，不是着了那廝的手，喫俺一把火燒了那菜園裏廨宇，逃走在江湖上，東又不着，西又不着。來到孟州十字坡過，險些兒被個酒店婦人害了性命，把洒家着蒙汗藥麻翻了。得他的丈夫歸來得早，見了洒家這般模樣，又看了俺的禪杖戒刀吃驚，連忙把解藥救俺醒來。因問起洒家名字，留住俺過了幾日，結義洒家做了弟兄。那人夫妻兩個，亦

是江湖上好漢有名的，都叫他做「菜園子」張青，其妻「母夜叉」孫二娘，甚是好義氣。住了四五日，打聽的這裏二龍山寶珠寺可以安身，洒家特地來奔那鄧龍入夥，叵耐那廝不肯安着洒家在這山上。和俺廝併，又敵洒家不過，只把這山下三座關，牢牢地拴住。又沒別路上去，那撮鳥由你叫罵，只是不下來廝殺，氣得洒家正苦在這裏沒個委結，不想却是大哥來。」

楊志大喜。兩個就林子裏「剪拂」了，就地坐了一夜。楊志訴說了賣刀殺死牛二的事，并解「生辰綱」失陷一節，都備細說了。又說曹正指點來此一事，便道：「既是閉了關隘，俺們休在這裏，如何得他下來？不若且去曹正家商議。」

兩個廝趕着行離了那林子，來到曹正酒店裏。楊志引魯智深與他相見了，曹正慌忙置酒相待，商量要打二龍山一事。曹正道：「若是端的閉了關時，休說道你二位，便有一萬軍馬，也上去不得！似此只可智取，不可力求。」魯智深道：「叵耐那撮鳥，初投他時，只在關外相見。因不留俺，廝併起來，那廝小肚上，被俺一脚點翻了。却待要結果了他性命，被他那裏人多，救了上山去，閉了這鳥關，由你自在下面罵，只是不肯下來廝殺。」楊志道：「既然好去處，俺和你如何不用心去打！」魯智深道：「便是沒做個道

理上去，奈何不得他！』

曹正道：『小人有條計策，不知中二位意也不中？』楊志道：『願聞良策則個。』曹正道：『制使也休這般打扮，只照依小人這裏近村莊家穿着。小人把這位師父禪杖，戒刀，都拿了，却叫小人的妻弟，帶六個火家，直送到那山下，把一條索子，綁了師父，小人自會做活結頭。却去山下叫道：『我們近村開酒店莊家，這和尚來我店中吃酒，吃得大醉了，不肯還錢，口裏說道，去報人來打你山寨，因此我們聽的；乘他醉了，把他綁縛在這裏，獻與大王。』那廝必然放我們上山去。到得他山寨裏面，見鄧龍時，把索子拽脫了活結頭，小人便遞過禪杖與師父；你兩個好漢一發上，那廝走往那裏去！若結果了他時，以下的人，不敢不伏。此計若何？』魯智深，楊志齊道：『妙哉！妙哉！』有詩爲證：

乳虎稱龍亦枉然，

二龍山許二龍蟠。

人逢忠義情偏洽，

事到顛危策愈全。

當晚衆人吃了酒食，又安排了些路上乾糧。次日五更起來，衆人都吃得飽了。魯智深的行李包裹，都寄放在曹正家。當日楊志，魯智深，曹正，帶了小舅并五七個莊家，取路投二龍山來。晌午後，直到林子

裏，脫了衣裳，把魯智深用活結頭使索子綁了，教兩個莊家，牢牢地牽着索頭；楊志戴了遮日頭涼笠兒，身穿破布衫，手裏倒提着朴刀；曹正拿着他的禪杖；衆人都提着棍棒，在前後簇擁着。到得山下，看那關時，都擺着強弩硬弓，灰瓶砲石。小嘍囉在關上，看見綁得這個和尚來，飛也似報上山去。多樣時，只見兩個小頭目上關來問道：「你等何處人來？我這裏做甚麼？那裏捉得這個和尚來？」曹正答道：「小人等是這山下近村莊家，開着一個小酒店。這個胖和尚，不時來我店中吃酒，吃得大醉，不肯還錢，口裏說道：『要去梁山泊叫千百個人來，打此二龍山，和你這近村坊，都洗蕩了！』因此小人只得又將好酒請他，灌得醉了，一條索子綁縛這廝，來獻與大王，表我等村隣孝順之心，免的村中後患。」

兩個小頭目聽了這話，歡天喜地，說道：「好了！衆人在此少待一時。」兩個小頭目就上山來報知鄧龍，說拿得那胖和尚來。鄧龍聽了大喜，叫：「解上山來，且取這廝的心肝，來做下酒，消我這點冤仇之恨！」小嘍囉得令，來把關隘門開了，便叫送上來。

楊志，曹正，緊押魯智深解上山來，看那三座關時，端的險峻：兩下裏山環繞將來，包住這座寺；山峯生得雄壯，中間只一條路上關來；三重關上，擺着擂木砲石，硬弩強弓，苦竹鎗密密地攢着。過得三處關

開，來到寶珠寺前看時，三座殿門，一段鏡面也似平地，週遭都是木柵爲城。寺前山門下立着七八個小
嘍囉，看見縛的魯智深來，都指手罵道：『你這禿驢，傷了大王，今日也吃拿了！慢慢的碎割了這廝！』魯
智深只不做聲。押到佛殿看時，殿上都把佛來擡去了；中間放着一把虎皮交椅；衆多小嘍囉，拿着鎗棒，
立在兩邊。少刻，只見兩個小嘍囉扶出鄧龍來，坐在交椅上。曹正，楊志緊緊地挈着魯智深到階下。鄧龍
道：『你那廝禿驢，前日點翻了我，傷了小腹，至今青腫未消，今日也有見我的時節。』魯智深睜圓怪眼，
大喝一聲：『撮鳥休走！』兩個莊家把索頭只一拽，拽脫了活結頭，散開索子；魯智深就曹正手裏接過
禪杖，雲飛輪動；楊志撇了涼笠兒，提起手中朴刀；曹正又輪起桿棒，衆莊家一齊發作，併力向前。鄧龍急
待掙扎時，早被魯智深一禪杖，當頭打着，把腦蓋劈作兩半個，和交椅都打碎了。手下的小嘍囉，早被楊
志拗翻了四五個。曹正叫道：『都來投降！若不從者，便行掃除處死！』寺前寺後，五六百小嘍囉并幾個
小頭目，驚嚇的呆了，只得都來歸降投伏。隨即叫把鄧龍等屍首，扛擡去後山燒化了；一面去點倉廩，整
頓房舍，再去看那寺後有多少物件；且把酒肉安排些來吃。魯智深并楊志做了山寨之主，置酒設宴慶
賀。小嘍囉們盡皆投伏了，仍設小頭目管領。曹正別了二位好漢，領了莊家，自回家去了，不在話下。正是：

古刹雄奇隱翠微，

翻爲賊寨假慈悲。

天生神力『花和尚』

弄棒磨刀作住持。

又有詩一首并及楊志：

有智能深助智深，

綠林豪客主叢林。

降龍伏虎真同志，

獸面誰知有佛心。

不說魯智深，楊志自在二龍山落草，却說那押『生辰綱』老都管并這幾個廂禁軍，曉行夜住，趕

回北京；到的梁中書府，直至廳前，齊齊都拜翻在地下告罪。梁中書道：『你們路上辛苦，多虧了你衆人。』

又問：『楊提轄何在？』衆人告道：『不可說！這人是個大膽忘恩的賊，自離了此間五七日後，行到黃泥

岡時，天氣大熱，都在林子裏歇涼。不想楊志和七個賊人通同，假裝做販棗子客商。楊志約會與他做一

路，先推七輛江州車兒，在這黃泥岡上松林裏等候；却叫一個漢子，挑一擔酒來，岡子上歇下。小的衆人

不合買他酒吃，被那厮把蒙汗藥都麻翻了，又將索子細縛衆人。楊志和那七個賊人，卻把『生辰綱』

財寶并行李，盡裝載車上將了去。見今去本管濟州府呈告了，留兩個虞候在那裏隨衙聽候，捉拿賊人。

小人等衆人，星夜趕回來告知恩相。」

梁中書聽了大驚，罵道：「這賊配軍！你是犯罪的囚徒，我一力擡舉你成人，怎敢做這等不仁忘恩的事！我若拿住他時，碎屍萬段！」隨即便喚書吏，寫了文書，當時差人星夜來濟州投下；又寫一封家書，着人也連夜上東京，報與太師知道。且不說差人去濟州下公文，只說着人上東京來到太師府報知。見了太師，呈上書札。蔡太師看了，大驚道：「這班賊人，甚是膽大！去年將我女婿送來的禮物，打劫了去，至今未獲；今年又來無禮，如何干罷！」隨即便押了一紙公文，着一個府幹，親自齎了，星夜望濟州來；着落府尹，立等捉拿這夥賊人，便要回報。

且說濟州府尹自從受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札付，每日理論不下。正憂悶間，只見門吏報道：「東京太師府裏，差府幹見到廳前，有緊急公文，要見相公。」府尹聽得，大驚道：「多管是『生辰綱』的事！」慌忙陞廳，來與府幹相見了，說道：「這件事，下官已受了梁府虞候的狀子，已經差緝捕的人，跟捉賊人，未見蹤跡。前日留守司又差人行札付到來，又經着仰尉司并緝捕觀察，杖限跟捉，未曾得獲。若有些動靜消息，下官親到相府回話。」府幹道：「小人是太師府裏心腹人。今奉太師鈞旨，特差來這裏

要這一千人。臨行時，太師親自分付：教小人到本府，只就州衙裏宿歇，立等相公，要拿這七個販棗子的，并賣酒一人，在逃軍官楊志，各賊正身。限在十日捉拿完備，差人解赴東京。若十日不獲得這件公事時，怕不先來請相公去沙門島走一遭。小人也難回太師府裏去，性命亦不知如何。相公不信，請看太師府裏行來的鈞帖。」

府尹看罷大驚，隨即便喚緝捕人等。只見階下一人聲喏，立在簾前，太守道：「你是甚人？」那人稟道：「小人是三都緝捕使臣何濤。」太守道：「前日黃泥岡上打劫了去的「生辰綱」，是你該管麼？」何濤答道：「稟覆相公：何濤自從領了這件公事，晝夜無眠，差下本管眼明手快的公人，去黃泥岡上往來緝捕；雖是累經杖責，到今未見蹤跡。非是何濤怠慢官府，實出於無奈。」府尹喝道：「胡說！上緊，則下慢。」我自進士出身，歷任到這一郡諸侯，非同容易！今日東京太師府，差一幹辦，來到這裏，領太師台旨：限十日內，須要捕獲各賊正身，完備解京。若還違了限次，我非止罷官，必陷我投沙門島走一遭。你是個緝捕使臣，倒不用心，以致禍及於我。先把你這廝迭配遠惡軍州，雁飛不到去處！」便喚過文筆匠來，去何濤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空着甚處州名，發落道：「何濤，你若獲不得賊人，重罪決不饒。」

怨』正是：

臉皮打稿太乖張，

自要平安人受殃。

賤面可無煩作計，

本心也合細商量。

却說何濤領了台旨下廳，前來到使臣房裏，會集許多做公的，都到機密房中，商議公事。衆做公的都面面相覷，如箭穿雁嘴，鉤搭魚腮，盡無言語。何濤道：『你們閒常時都在這房裏撰錢使用；如今有此一事難捉，都不做聲。你衆人也可憐我臉上刺的字樣。』衆人道：『上覆觀察：小人們人非草木，豈不省的？只是這一夥做客商的，必是他州外府，深山曠野強人遇着，一時劫了他的財寶，自去山寨裏快活，如何拿的着？便是知道，也只看得他一看。』何濤聽了，當初只有五分煩惱，見說了這話，又添了五分煩惱，自離了使臣房裏，上馬回到家中，把馬牽去後槽上拴了；獨自一個，悶悶不已。正是：

雙眉重上三鎗鎖，

滿腹填平萬斛愁。

網裏漏魚何處覓？

甕中挑鼈向誰求？

只見老婆問道：『丈夫，你如何今日這般嘴臉？』何濤道：『你不知，前日太守委我一紙批文，爲因

黃泥岡上一夥賊人，打劫了梁中書與丈人蔡太師慶生辰的金珠寶貝，計十一擔，正不知是甚麼樣人打劫了去。我自從領了這道鈞批，到今未曾得獲。今日正去轉限，不想太師府又差幹辦來，立等要拿這一夥賊人解京。太守問我賊人消息，我回覆道：「未見次第，不曾獲得。」府尹將我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去處，在後知我性命如何！老婆道：「似此怎地好？却是如何得了！」

正說之間，只見兄弟何清來望哥哥，何濤道：「你來做甚麼？不去賭錢，却來怎地？」何濤的妻子乖覺，連忙招手說道：「阿叔，你且來厨下，和你說話。」

何清當時跟了嫂嫂進到厨下坐了。嫂嫂安排些酒肉菜蔬，盪幾盃酒，請何清吃。何清問嫂嫂道：「哥哥忒殺欺負人！我不中，也是你一個親兄弟！你便奢遮殺，只做得個緝捕觀察，便叫我一處吃盞酒，有甚麼辱沒了你！」阿嫂道：「阿叔，你不知道：你哥哥心裏，自過活不得哩！」何清道：「他每日起了大錢大物，那裏去了？有的是錢和米，有甚麼過活不得處？」阿嫂道：「你不知：爲這黃泥岡上，前日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北京梁中書慶賀蔡太師的「生辰綱」去；如今濟州府尹，奉着太師鈞旨：限十日內，定要捉拿各賊解京；若還捉不着正身時，便要刺配遠惡軍州去。你不見你哥哥先吃府尹刺了臉上

「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着得，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吃酒？我却纔安排些酒食與你吃。他悶了幾時了，你却怪他不得。」何清道：「我也誹誹地聽得人說道：『有賊打劫了生辰綱去，』正在那裏地面上？」阿嫂道：「只聽的說道黃泥岡上。」何清道：「卻是甚麼樣人劫了？」阿嫂道：「叔叔，你又不醉，我方纔說了，是七個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去。」何清呵呵的大笑道：「原來恁地——知道是販棗子的客人了，却悶怎地？」何不差精細的人去捉。」阿嫂道：「你倒說得好，便是沒捉處。」何清笑道：「嫂嫂，倒要你憂。——哥哥放着常來的一班兒好酒肉弟兄，閒常不保的是親兄弟，今日纔有事，便叫沒捉處。——若是教兄弟得知，撰得幾貫錢，使量這夥小賊，有甚難處！」阿嫂道：「阿叔，你倒敢知得些風路？」何清笑道：「直等哥哥臨危之際，兄弟卻來有個道理救他。」說了，便起身要去。阿嫂留住再吃兩杯。

那婦人聽了這話說得蹊蹺，慌忙來對丈夫備細說了。何濤連忙叫請兄弟到面前。何濤陪着笑臉說道：「兄弟，你既知此賊去向，如何不救我？」何清道：「我不知甚麼來歷，我自和嫂子說耍。兄弟如何救的哥哥？」何濤道：「好兄弟，休得要看冷煖。只想我日常的好處，休記我閒時的歹處，救我這條性命！」

何清道：『哥哥，你管下許多眼明手快的公人，也有三二百個，何不與哥哥出些大氣量兄弟一個，怎救的哥哥！』何濤道：『兄弟休說他們，你的話眼裏有些門路，休要把與別人做好漢。你且說與我些去向，我自有的補報你處。』正教我怎地心寬！何清道：『有甚麼去向，兄弟不省的！』何濤道：『你不要毆我，只看同胞共母之面。』何清道：『不要慌。且待到至急處，兄弟自來出些氣力，拿這夥小賊。』

阿嫂便道：『阿叔，胡亂救你哥哥，也是弟兄情分。如今被太師府鈞帖，立等要這一干人，天來大事，你却說小賊！』何清道：『嫂嫂，你須知我只爲賭錢上，吃哥哥多少言語；但是打罵不會和他爭涉。間常有酒有食，只和別人快活，今日兄弟也有用處。』

何濤見他話眼有些來歷，慌忙取一個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兄弟，權將這錠銀收了。日後捕得賊人時，金銀緞疋賞賜，我一力包辦。』何清笑道：『哥哥正是「急來抱佛脚，閒時不燒香。」我若耍你銀子時，便是兄弟勒措你。你且把去收了，不要將來賺我。你若如此，我便不說。既是你兩口兒我行陪話，我說與你，不要把銀子出來驚我。』何濤道：『銀兩都是官司信賞出的，如何沒三五百貫錢？兄弟，你休推却。我且問你：這夥賊却在那裏有些來歷？』何清拍着大腿道：『這夥賊，我都捉在便袋裏了。』何濤大驚道：

「兄弟，你如何說這夥賊在你便袋裏？」何清道：「哥哥，你莫管我，自都有在這裏便了。你只把銀子收了去，不要將來賺我，只要常情便了！我卻說與你知道。」何清不慌不忙，疊着兩箇指頭說出來。有分教，鄆城縣裏，引出箇仗義英雄；梁山泊中，聚一夥擎天好漢。畢竟何清對何濤說出甚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當時何觀察與兄弟何清道：「這錠銀子，是官司信賞的，非是我把來賺你，後頭再有重賞。兄弟，你且說這夥人如何在你便袋裏？」只見何清去身邊招文袋內摸出一個經摺兒來，指道：「這夥賊人都在上面。」何濤道：「你且說怎地寫在上面？」何清道：「不瞞哥哥說：兄弟前日爲賭博輸了，沒一文盤纏，有個一般賭博的，引兄弟去北門外十五里，地名安樂村，有個王家客店內，湊些碎賭。爲是官司行下文書來，着落本村，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宿，須要問他：「那裏來？何處去？姓甚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寫在簿子上。官司查照時，每月一次，去里正處報名。爲

是小二哥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個月。當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個販棗子的客人，推着七輛江州車兒來歇。我却認得一個爲頭的客人，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因何認得他？我此先曾跟一個賭漢去投奔他，因此我認得。我寫着文簿，問他道：「客人高姓？」只見一個三髭鬚白淨面皮的搶將過來，答應道：「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賣。」我雖寫了，有些疑心。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帶我去村裏相賭，來到一處三叉路口，只見一個漢子挑兩個桶來。我不認得他。店主人自與他廝叫道：「白大郎，那裏去？」那人應道：「有擔醋，將去村裏財主家賣。」店主人和我說道：「這人叫做白日鼠白勝，他另個賭客。」我也只安在心裏。後來聽得沸沸揚揚地說道：「黃泥岡上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把蒙汗藥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綱去。」我猜不是晁保正，却是兀誰！如今只捕了白勝，一問便知端的。這個經摺兒，是我抄的副本。」

何濤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弟何清，逕到州衙裏見了太守。府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落麼？」何濤稟道：「略有些消息了。」府尹叫進後堂來說，仔細問了來歷。何清一一稟說了。

當下便差八個做公的，一同何濤，何清，連夜來到安樂村，叫了店主人做眼，逕奔到白勝家裏，卻是

三更時分。叫店主人賺開以來打火，只聽得白勝在牀上做聲。問他老婆時，卻說道：「害熱病，不會得汗。從牀上拖將起來，見白勝面色紅白，就把索子綁了，喝道：『黃泥崗上做得好事！』白勝那裏言認，把那婦人細了，也不肯招。衆做公的繞屋尋賊，尋到牀底下，見地面不平；衆人掘開，不到三尺深，衆多公人發聲喊，白勝面如土色，就地下取出一包金銀，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帶他老婆，扛擡賊物，都連夜趕回濟州城裏來。卻好五更天明時分，把白勝押到廳前，便將索子細了。問他主情造意，白勝抵賴，死不肯招。晁保正等七人連打三四頓，打的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府尹喝道：『告的正主招了賊物，捕人已知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了，你這廝如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人是誰，便不打你了。』白勝又捱了一歇，打熬不過，只得招道：『爲首的是晁保正。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挑酒，其實不認得那六人。』知府道：『這一個不難。只拿住晁保正，那六人便自有下落。』先取一面二十斤死枷，枷了白勝；他的老婆也鎖了，押去女牢裏監收。

隨即押一紙公文，就差何濤親自帶領二十個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去鄆城縣投下，着落本縣，立等要捉晁保正，并不知姓名六個正賊；就帶原解『生辰綱』的兩個虞候，作眼拿人。一同何觀察領了一

行人，去時不要大驚小怪，只恐怕走透了消息。星夜來到鄆城縣，先把一行公人并兩個虞候，都藏在客店裏，只帶一兩個跟着，來下公文，逕奔鄆城縣衙君前來。當下已牌時分，卻值知縣退了早衙，縣前靜悄悄地，何濤走去縣對門一個茶坊裏坐下，喫茶相等。喫了一個泡茶，問茶博士道：『今日如何縣前恁地靜？』茶博士說道：『知縣相公早衙方散，一應公人和告狀的，都去喫飯了未來。』何濤又問道：『今日縣裏不知是那個押司直日？』茶博士指着道：『今日值日的押司來也。』何濤看時，只見縣裏走出一個吏員來。看那人個怎生模樣，但見：

眼如丹鳳，眉似臥蠶，滴溜溜兩耳懸珠，明皎皎雙睛點漆。唇方口正，髭鬚地閣輕盈；額潤頂平，皮肉天倉飽滿。坐定時渾如虎相，走動時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養濟萬人之度量；身軀六尺，懷掃除四海之心機。志氣軒昂，胸襟秀麗。刀筆敢欺蕭相國，聲名不讓孟嘗君。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爲他面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於家大孝，爲人仗義疎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在堂，母親早喪；下有一個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自和他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這宋江自在鄆城縣做

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鎗棒，學得武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矚，視金似土。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賙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卻把他比傷人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曾有一首臨江仙讚宋江好處：

起自花村刀筆吏，英靈上應天星，疎財仗義更多能。事親行孝敬，待士有聲名。濟弱扶傾心慷慨，高名水月雙清。及時甘雨四方稱，山東『呼保義』，豪傑宋公明。

當時宋江帶着一個伴當，走將出縣前來。只見這何觀察當街迎住，叫道：『押司，此間請坐拜茶。』

宋江見他似個公人打扮，慌忙答禮道：『尊兄何處？』何濤道：『且請押司到茶坊裏面喫茶說話。』宋公明道：『謹領。』兩個入到茶坊裏坐定，伴當都叫去門前等候。宋江道：『不敢拜問尊兄高姓？』何濤答道：『小人是濟州府緝捕使臣何觀察的便是。不敢動問押司高姓大名？』宋江道：『賤眼不識觀察，少罪。小吏姓宋名江的便是。』何濤倒地便拜，說道：『久聞大名，無緣不曾拜識。』宋江道：『惶恐。觀察』

請上坐。』何濤道：『小人安敢占上？』宋江道：『觀察是上司衙門的人，又是遠來之客。』兩個謙讓了。一回，宋江坐了主位，何濤坐了客席。宋江便叫茶博士將兩杯茶來。沒多時，茶到。兩個喫了茶。宋江道：『觀察到敝縣，不知上司有何公務？』何濤道：『實不相瞞，來貴縣有幾個要緊的人。』宋江道：『莫非賊情公事否？』何濤道：『有實封公文在此，敢煩押司作成。』宋江道：『觀察是上司差來捕盜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不知爲甚麼賊情緊事？』何濤道：『押司是當案的人，便說也不妨。敝府管下黃泥崗上一夥賊人，共是八個，把蒙汗藥麻翻了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差遣送蔡太師的「生辰綱」軍健一十五人，劫去了十一擔珍珠寶貝，計該十萬貫正贓。今捕得從賊一名白勝，指說七個正賊，都在貴縣。這是太師府特差一個幹辦，在本府立等要這件公事，望押司早早維持。』宋江道：『休說太師處着落，便是觀察自齋公文來要，敢不捕送？』何濤道：『不知道白勝供指那七人名字？』何濤道：『不瞞押司說，是貴縣東溪村晁保正爲首。更有六名從賊，不識姓名，煩乞用心。』宋江聽罷，喫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晁蓋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時，捕獲將去，性命便休了。』心內自慌，卻答應道：『晁蓋這廝，姦頑役戶，本縣內上下人，沒一個不怪他。今番做出來了，好教他受。』何濤道：『相煩押司便行此事。』宋江

道：「不妨，這事容易，」甕中捉鼈，手到拏來。」只是一件，這實封公文，須是觀察自己當廳投下，本官看了，便好施行發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擅開？這件公事，非是小可，不當輕泄於人。」何濤道：「押司高見極明，相煩引進。」宋江道：「本官發放一早晨事務，倦怠了少歇；觀察略待一時，少刻坐廳時，小吏來請。」何濤道：「望押司千萬作成。」宋江道：「理之當然，休這等說話。小吏略到寒舍，分撥了些家務，便到，觀察少坐一坐。」何濤道：「押司尊便，小弟只在於尋等。」

宋江起身，出得閣兒，分付茶博士道：「那官人要再用茶，一發我還茶錢。」離了茶坊，飛也似跑到下處。先分付伴當去叫直司在茶坊門前伺候：「若知縣坐衙時，便可去茶坊裏安撫那公人道：「押司穩便，」叫他略待一待。」卻自槽上鞮了馬，牽出後門外去；拿了鞭子，慌忙的跳上馬，慢慢地離了縣治。出得東門，打上兩鞭，那馬撥喇喇的望東溪村攛將去，沒半個時辰，早到晁蓋莊上。莊客見了，入去莊裏報知。正是：

義重輕他不義財，

奉天法網有時開。

剝民官府過於賊，

應爲知交放賊來。

且說晁蓋正和吳用、公孫勝、劉唐，在後園葡萄樹下喫酒。此時三阮已得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晁蓋見莊客報說宋押司在門離，晁蓋問道：『有多少人隨從着？』莊客道：『只獨自一個飛馬而來，說快要見保正。』晁蓋道：『必然有事。』慌忙出來迎接。宋江道了一個喏，攜了晁蓋手，便投側邊小房裏來。晁蓋問道：『押司如何來的慌速？』宋江道：『哥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捨着條性命來救你。如今黃泥岡事發了！白勝已自拿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你等七人。濟州府差一個何緝捕，帶着若干人，奉着太師府鈞帖，并本州文書，來捉你等七人，道你爲首。天幸撞在我手裏，我只推說知縣睡着，且教何觀察在縣對門茶坊裏等我。以此飛馬而來，報道哥哥。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若不快走時，更待甚麼？我回去引他當廳下了公文，知縣不移時，便差人連夜下來，你們不可擔閣，問有些疎失，如之奈何！休怨小弟不來救你。』

晁蓋聽罷，喫了一驚道：『賢弟大恩難報！』宋江道：『哥哥，你休要多說，只顧安排走路，不要纏障，我便回去也。』晁蓋道：『七個人：三個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財，自回石碣村去了；後面有三個在這裏，賢弟且見他一面。』宋江來到後園，晁蓋指着道：『這三位：一個吳學究；一個公孫勝，薊州來

的；一個劉唐，東潞州人。」宋江略講一禮，回身便走，囑付道：「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宋江出到莊前，上了馬，打上兩鞭，飛也似望縣裏來了。當時有個學究，爲此事作詩一首，也說得是，詩曰：

保正緣何養賊曹，

押司縱賊罪難逃。

須知守法清名重，

莫謂通情義氣高。

爵固畏鷓能害爵，

貓如伴鼠豈成貓。

空持刀筆稱文吏，

羞說當年漢相蕭。

且說晁蓋與吳用，公孫勝，劉唐三人道：「你們認得那來相見的這個人麼？」吳用道：「卻怎地慌

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誰人？」晁蓋道：「你三位還不知哩！我們不是他來時，性命只在咫尺休了！」三人

大驚道：「莫不走了消息，這件事發了？」晁蓋道：「虧殺這個兄弟，擔着血海也似干係，來報與我們。原

來白勝已自捉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我等七人。本州差個緝捕何觀察，將帶若干人，奉着太師鈞帖來，

着落鄆城縣，立等要拿我們七個。虧了他穩住那公人在茶坊裏俟候，他飛馬先來報知我們，如今回去

下了公文，少刻便差人連夜到來，捕獲我們，卻是怎地好？」吳用道：「若非此人來報，都打在網裏。這大

恩人姓甚名誰？」晁蓋道：「他便是本縣押司「呼保義」宋江的便是。」吳用道：「只聞宋押司大名，小生卻不曾得會。雖是住居咫尺，無緣難得見面。」公勝孫，劉唐都道：「莫不是江湖上傳說的？」及時雨「宋公明？」晁蓋點頭道：「正是此人。他和我心腹相交，結義弟兄，吳先生不曾得會，四海之內，名不虛傳，結義得這個兄弟，也不枉了。」晁蓋問吳用道：「我們事在危急，卻是怎地解救？」吳學究道：「兄長不須商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晁蓋道：「卻纔宋押司也教我們走爲上計，卻是走那裏去好？」吳用道：「我已尋思在肚裏了。如今我們收拾五七擔挑了，一徑都走奔石碣村三阮家裏去。今急遣一人，先與他弟兄說知。」晁蓋道：「三阮是個打魚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許多人？」吳用道：「兄長，你好不情細！石碣村那裏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裏好生興旺，官軍捕盜，不敢正眼兒看他。若是趕得緊，我們一發入了夥。」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正是：

無道之時多有盜，

英雄進退兩俱難。

只因秀士居山寨，

買盜猶然似買官。

當時晁蓋道：『既然恁地商量定了，事不宜遲。吳先生，你便和劉唐帶了幾個莊客，挑擔先去阮家安頓了，卻來旱路上接我們。我和公孫先生兩個打併了便來。』吳用，劉唐把這『生辰綱』打劫得金珠寶貝，做五六擔裝了，叫五六畜莊客，一發喫了酒食。吳用袖了銅鍊，劉唐提了朴刀，監押着五七擔，一行十數人，投石碣村來。晁蓋和公勝孫在莊上收拾，有些不肯去的莊客，齎發他些錢物，從他去投別主；有願去的，都在莊上併疊財物，打拴行李。正是：

須信錢財是毒蛇，

錢財聚處卽亡家。

人稱義士猶難保，

天鑒貪官漫自誇。

再說宋江飛馬去到下處，連忙到茶坊裏來，只見何觀察正在門前望。宋江道：『觀察久等，卻被村裏有個親戚，在下處說些家務，閃此擔擱了些。』何濤道：『有煩押司引進。』宋江道：『請觀察到縣裏。』兩個入得衙門來，正值知縣時文彬在廳上發落事務。宋江將着實封公文，引着何觀察直至書案邊，叫左右掛上迴避牌，宋江向前稟道：『奉濟州府公文，爲賊情緊急公務，特差緝捕使臣何觀察到此下文書。』知縣接來拆開，就當廳看了，大驚，對宋江道：『這是太師府差幹辦來立等要回話的勾當。這一干

賊，便可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間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拏得晁保正來，那六人便有下列。』時知縣道：『這東溪村晁保正，聞名是個好漢，他如何肯做這等勾當？』隨即叫喚尉司並兩個都頭：一個姓朱，名全；一個姓雷，名橫。他兩個，非是等閒人也。

當下朱全、雷橫兩個來到後堂，領了知縣言語，和縣尉上了馬，逕到尉司，點起馬步弓手并士兵一百餘人，就同何觀察并兩個虞候，作眼拿人。當晚都帶了繩索軍器，縣尉騎着馬，兩個都頭亦各乘馬，各帶了腰刀弓箭，手拏朴刀，前後馬步弓手簇擁着，出得東門，飛奔東溪村晁家來。

到得東溪村裏，已是一更天氣，都到一個觀音菴取齊。朱全道：『前面便是晁家莊。晁蓋家，有前後兩條路。若是一齊去打他前門，他望後門走了；一齊闕去打他後門，他奔前門走了。我須知晁蓋好生了得；又不知那六個是甚麼人，必須也不是善良君子。那厮們都是死命，倘或一齊殺出來，又有莊客協助，卻如何抵敵他？只好聲東擊西，等那厮們亂攔，便好下手。不若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我與你分一半人，都是步行去，先望他後門埋伏了；等候唵哨響爲號，你等向前門只顧打入來，見一個捉一個，見兩個捉一雙。』雷橫道：『也說的是。朱都頭，你和縣尉相公，從前門打入來，我去截住後路。』朱全道：『賢弟，你

不省得。晁蓋莊上有三條活路，我閒常時都看在眼裏了；我去那裏，須認得他的路數，不用火把便見。你還不知他出沒的去處，倘若走漏了事情，不是耍處。」縣尉道：「朱都頭說得是，你帶一半人去。」朱全道：「只消得三十來箇勾了。」朱全領了十箇弓手，二十箇士兵，先去了。縣尉再上了馬，雷橫把馬步弓手，都擺在前後，幫護着縣尉。士兵等都在馬前，明晃晃照着三二十箇火把，擎着欃叉，朴刀，留客住，鈎鎌刀，一齊都奔晁家莊來。

到得莊前，兀自有半里多路，只見晁蓋莊裏一縷火起，從中堂燒將起來，湧得黑煙遍地，紅焰飛空。又走不到十數步，只見前後門四面八方，約有三四十把火發，焰騰騰地一齊都着。前面雷橫挺着朴刀，背後衆士兵發着喊，一齊把莊門打開，都撲入裏面；看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一般明亮，並不曾見有一箇人，只聽得後面發着喊，叫將起來，叫前面捉人。原來朱全有心要放晁蓋，故意賺雷橫去打前門。這雷橫亦有心要救晁蓋，以此爭先要來打後門，卻被朱全說開了，只得去打他前門。故意這寺大驚小怪，聲東擊西，要催逼晁蓋走了。

朱全那時到莊後時，兀自晁蓋收拾未了。莊客看見，來報與晁蓋說道：「官軍到了！事不宜遲！」晁

蓋叫莊客四下裏只顧放火，他和公勝孫引了十數箇去的莊客，納着喊，挺起朴刀，從後門殺將出來，大喝道：『當吾者死！避吾者生！』朱仝在黑影裏叫道：『保正休走！朱仝在這裏等你多時。』晁蓋那裏顧他說，與同公勝勝，捨命只顧殺出來。朱仝虛閃一閃，放開條路，讓晁蓋走了。晁蓋卻叫公勝勝引了莊客先走，他獨自押着後。朱仝使步弓手從後門撲入去，叫道：『前面趕捉賊人！』雷橫聽的，轉身便出莊門外，叫馬步弓手分頭去趕。雷橫自在火光之下，東觀西望做尋人。朱仝撇了土兵，挺着刀，去趕晁蓋。晁蓋一面走，口裏說道：『朱都頭，你只管追我做甚麼？我須沒歹處！』朱仝見後面沒人，方纔敢說道：『保正，你兀自不見我好處？我怕雷橫執迷，不會做人情，被我賺他打你前門，我在後面等你出來放你；你見我閃開條路，讓你過去，你不可投別處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晁蓋道：『深感救命之恩，異日必報！』有詩爲證：

捕盜如何與盜通，

官賊應與盜賊同。

莫疑官府能爲盜，

自有皇天不肯容。

朱仝正趕間，只聽得背後雷橫大叫道：『休教走了人！』朱仝分付晁蓋道：『保正，你休慌，只顧一

面走，我自使轉他去。」朱全回頭叫道：「有三箇賊望東小路去了，雷都頭，你可急趕。」雷橫領了人，便投東小路上，并士兵衆人趕去。朱全一面和晁蓋說着話，一面趕他，卻如防送的相似。漸漸黑影裏不見了晁蓋，朱全只做失脚撲地，倒在地下。衆士兵隨後趕來，向前扶起，急救得。朱全答道：「黑影裏不見路徑，失脚走下野田裏，滑倒了，閃挫了左腿。」縣尉道：「走了正賊，怎生奈何！」朱全道：「非是小人不趕，其實月黑了，沒做道理處。這些士兵，全無幾個有用的人，不敢向前。」縣尉再叫士兵去趕，衆士兵心裏道：「兩箇都頭，尙兀自不濟事，近他不得，我們有何用？」都去虛趕了一回，轉來道：「黑地裏正不知那條路去了。」雷橫也趕了一直回來，心內尋思道：「朱全和晁蓋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沒來由做甚麼惡人。我也有心亦要放他，今已去了，只是不見了人情。晁蓋那人，也不是好惹的。」回來說道：「那裏趕得上這夥賊端的了得！」縣尉和兩箇都頭回到莊前時，已是四更時分。何觀察見衆人四分五落，趕了一夜，不曾拏得一箇賊人，只叫苦道：「如何回得濟州去見府尹！」縣尉只得捉了幾家鄰舍去，解將鄆城縣裏來。這時知縣一夜不曾得睡，立等回報，聽得道：「賊都走了，只拏得幾個鄰舍。」知縣把一千拏到的鄰舍，當廳勘問。衆鄰舍告道：「小人等雖在晁保正鄰近住居，遠者三二里田地，近者也隔着些

村坊；他莊上如常有擲鎗使棒的人來，如何知他做這般的事？」知縣逐一問了時，務要問他們一箇下落。數內一箇貼鄰告道：「若要知他端的，除非問他莊客。」知縣道：「說他家莊客，也都跟着走了。」鄰舍告道：「也有不願去的，還在這裏。」知縣聽了，火速差人，就帶了這箇貼鄰做眼，來東溪村捉人。無兩箇時辰，早拿到兩箇莊客。當廳勘問時，那莊客初時抵賴，喫打不過，只得招道：「先是六箇人商議，小人只認得一箇，是本鄉中教學的先生，叫做吳學究；一個叫做公孫勝，是全真先生；又有一箇黑大漢，姓劉。更有那三箇，小人不認得，卻是吳學究合將來的。聽的說道：「他姓阮，在石碣村住。他是打魚的，弟兄三箇。」只此是實。」知縣取了一紙招狀，把兩箇莊客交割與何觀察，回了一道備細公文，申呈本府。宋江自周全那一干鄰舍，保放回家聽候。

且說這衆人與何濤押解了兩箇莊客，連夜回到濟州，正值府尹陞廳。何濤引了衆人到廳前，稟說晁蓋燒莊在逃一事，再把莊客口詞說一遍。府尹道：「既是恁地說時，再拿出白勝來！」問道：「那三箇姓阮的，端的住在那裏？」白勝抵賴不過，只得供說：「三箇姓阮的——一箇叫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箇叫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箇是「活閻羅」阮小七，——都在石碣湖村裏住。」知府道：「還

有那三箇姓甚麼？」白勝告道：「一箇是「智多星」吳用，一箇是「入雲龍」公孫勝，一箇叫做「赤髮鬼」劉唐。」知府聽了，便道：「既有下落，且把白勝依原監了，收在牢裏。」隨即又喚何觀察，差去石碣村，緝捕這幾箇賊人。不是何濤去石碣村去，有分教，「天罡」「地煞」來尋際會風雲；水滸山城，去聚縱橫人馬。畢竟何觀察怎生差去石碣村緝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林沖水寨大併火

晁蓋梁山小奪泊

話說當下何觀察領了知府台旨下廳來，隨即到機密房裏，與衆人商議。衆多做公的道：「若說這箇石碣村湖蕩，緊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蕩蕩，蘆葦水港。若不得大隊官軍，舟船人馬，誰敢去那裏捕捉賊人？」何濤聽罷說道：「這一論也是。」再到廳上稟覆府尹道：「原來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梁山水泊，週圍盡是深港水汊，蘆葦草蕩。閒常時也兀自劫了人，莫說如今又添了那一夥強人在裏面。若不起得大隊人馬，如何敢去那裏捕獲得人？」府尹道：「既是如此說時，再差一員了得事的捕盜巡檢，點與

五百官兵人馬，和你一處去緝捕。』何觀察領了台旨，再回機密房來，喚集這衆多做公的，整選了五百餘人，各各自去準備什物器械。次日，那捕盜巡檢領了濟州府帖文，與同何觀察兩箇，點起五百軍兵，同衆多做公的，一齊奔石碣村來。

且說晁蓋，公孫勝，自從把火燒了莊院，帶同十數箇莊客，來到石碣村，半路上撞見三阮弟兄，各執器械，卻來接應到家，七箇人都在阮小五莊上。那時阮小二已把老小搬入湖泊裏，七人商議要去投梁山泊一事。吳用道：『見今李家道口有那「旱地忽律」朱貴在那裏開酒店，招接四方好漢。但要入夥的，須是先投奔他。我們如今安排了船隻，把一應的物件裝在船裏，將些人情送與他引進。』

大家正在那裏商議投奔梁山泊，只見幾箇打魚的來報道：『官軍人馬，飛奔村裏來也！』晁蓋便起身叫道：『這廝們趕來，我等休走！』阮小二道：『不妨！我自對付他。叫那廝大半下水裏去死，小半都搨殺他。』公孫勝道：『休慌！且看貧道的本事！』晁蓋道：『劉唐兄弟，你和學究先生，且把財賦老小，裝載船裏，逕撐去李家道口左側相等；我們看些頭勢，隨後便到。』阮小二選兩隻棹船，把娘和老小，家中財賦，都裝下船裏。吳用，劉唐，各押着一隻，叫七八箇伴當搖了船，先到李家道口去等；又分付阮小五，阮

小七撐駕小船，如此迎敵……兩箇各棹船去了。

且說何濤并捕盜巡檢，帶領官兵，漸近石碣村，但見河埠有船，盡數奪了；便使會水的官兵，且下船裏進發；岸上人馬，船騎相迎，水陸並進。到阮小二家，一齊納喊，人兵並起，撲將入去，早是一所空房，裏面只有些麗重家火。何濤道：『且去拏幾家附近漁戶。』問時，說道：『他的兩箇兄弟——阮小五，阮小七，——都在湖泊裏住，非船不能去。』何濤與巡檢商議道：『這湖泊裏港汊又多，路逕甚雜；抑且水蕩坡塘，不知深淺；若是四分五落去捉時，又怕中了這賊人奸計；我們把馬匹都教人看守在這村裏，一發都下船裏去。』當時捕盜巡檢并何觀察，一同做公的人等，都下了船。那時捉的船，非止百十隻，也有撐的，亦有搖的，一齊都望阮小五打魚莊上來。

行不到五六里水面，只聽得蘆葦中間，有人唱歌。衆人且住了船聽時，那歌道：

打魚一世蓼兒注，

不種青苗不種麻。

酷吏賊官都殺盡，

忠心報答趙官家。

何觀察并衆人聽了，盡喫一驚；只見遠遠地一箇人，獨棹一隻小船兒唱將來。有認得的指道：『這

箇便是阮小五。何濤把手一招，衆人併力向前，各執器械，挺着迎將去。只見阮小五大笑罵道：「你這等虐害百姓的賊官，直如此大膽！敢來引老爺做甚麼！卻不是來捋虎鬚！」何濤背後有會射弓箭的，搭上箭，洩滿弓，一齊放箭。阮小五見放箭來，拏着樺楸，翻筋斗鑽下水裏去。衆人趕到跟前，拏箇空。

又行不到兩條港汊，只聽得蘆花蕩裏打唿哨，衆人把船擺開，見前面兩箇人，掉着一隻船來。船頭上立着一箇人，頭戴青箬笠，身披綠簑衣，手裏撚着條筆管鎗，口裏也唱着道：

老爺生長石碣村，

稟性生來要殺人。

先斬何濤巡檢首，

京師獻與趙王君！

何觀察并衆人聽了，又喫一驚。一齊看時，前面那箇人撚着鎗，唱着歌，背後這箇搖着櫓。有認得的說道：「這箇正是阮小七。」何濤喝道：「衆人併力向前，先拿住這箇賊！休教走了！」阮小七聽得笑道：「潑賊！」便把鎗只一點，那船便使轉來，望小港裏串着走。衆人發着喊，趕將去。這阮小七和那搖船的，飛也似搖着櫓，口裏打着唿哨，串着小港汊中只顧走。

衆官兵趕來趕去，看見那水港窄狹了，何濤道：「且住！把船且泊了，都傍岸邊。」上岸看時，只見茫

茫茫蕩蕩，都是蘆葦，正不見一些旱路。何濤心內疑惑，卻商議不定，便問那當村住的人。說道：『小人們雖是在此居住，也不知道這裏有許多去處。』何濤便教划着兩隻小船，船上各帶三兩箇做公的，去前面探路。去了兩箇時辰有餘，不見回報。何濤道：『這廝們好不了事！』再差五箇做公的，又划兩隻船去探路。這幾箇做公的，划了兩隻船，又去了一箇多時辰，並不見些回報。何濤道：『這幾箇都是久慣做公的，四清六活的人，卻怎地也不曉事，如何不着一隻船轉來回報？不想這些帶來的官兵，人人亦不知顛倒！』天色又看看晚了，何濤思想：『在此不着邊際，怎生奈何！我須用自去走一遭。』揀一隻疾快小船，選了幾箇老郎做公的，各拿了器械，槳起五六把樺楫，何濤坐在船頭上，望這箇蘆葦港裏蕩將去。

那時已是日沒沉西，划得船開，約行了五六里水面，看見側邊岸上一箇人，提有把鋤頭走將來，何濤問道：『兀那漢子，你是甚人？這裏是甚麼去處？』那人應道：『我是這村裏莊家。這裏喚做「斷頭溝」，沒路了。』何濤道：『你會見兩隻船過來麼？』那人道：『不是來捉阮小五的？』何濤道：『你怎地知得是來捉阮小五的？』那人道：『他們只在前面烏林裏廝打。』何濤道：『離這裏還有多少路？』那人道：『只在前面望得見便是。』何濤聽得，便叫攏船，前去接應，便差兩箇做公的，拿了攏叉上岸來。只見那

漢提起鋤頭來，手到，把這兩箇做公的，一鋤頭一箇，翻筋斗都打下水裏去。何濤見了喫一驚，急跳起身來時，卻待奔上岸，只見那隻船忽地塘將開去，水底下鑽起一箇人來，把何濤兩腿只一扯，撲通地倒撞下水裏去。那幾箇船裏的卻待要走，被這提鋤頭的趕將上船來，一鋤頭一箇，排頭打下去，腦漿也打出來。這何濤被水底下這人倒拖上岸來，就解下他的胳膊來細了。看水底下這人，卻是阮小七；岸上提鋤頭的那漢，便是阮小二。

弟兄兩個，看着何濤罵道：『老爺弟兄三箇，從來只愛殺人放火。量你這厮，直得甚麼！你如何大膽，特地引着官兵來捉我們！』何濤道：『好漢！小人奉上命差遣，蓋不由己。小人怎敢大膽，要來捉好漢？望好漢可憐見家中有箇八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望乞饒恕性命則箇！』阮家弟兄道：『且把他來細做箇粽子，撇在船艙裏。』把那幾箇屍首，都擻去水裏去了。箇箇胡哨一聲，蘆葦叢中鑽出四五個打魚的人來，都上了船。阮小二，阮小七，各駕了一隻船出來。

且說這捕盜巡檢，領着官兵，都在那船裏說道：『何觀察他道做公的不了事，自去探路，也去了許多時，不見回來。』那時正是初更左右，星光滿天。衆人都在船上歇涼。忽然只見起一陣怪風，但見：

飛沙走石，捲水搖天。黑漫漫堆起烏雲，昏鄧鄧催來急雨。傾翻荷葉，滿波心翠蓋交加；擺動蘆花，遶湖面白旗繚亂。吹折崑崙山頂樹，喚醒東海老龍君。

那一陣怪風從背後吹將來，吹得衆人掩面大驚，只叫得苦，把那纜船索都刮斷了。正沒擺布處，只聽得後面胡哨響；迎着風看時，只見蘆花側畔，射出一派火光來。衆人道：『今番卻休了！』那大船小船，約有四五十隻，正被這大風刮得你撞我磕，捉摸不住，那火光卻早來到面前。原來都是一叢小船，兩隻家幫住，上面滿滿堆着蘆葦柴草，刮刮雜雜燒着，乘着順風直衝將來。那四五十隻官船，屯塞做一塊，港汊又狹，又沒迴避處。那頭等大船也有十數隻，卻被他火船推來，鑽在大船隊裏一燒。水底下原來又有入扶助着船燒將來，燒得大船上官兵都跳上岸來逃命奔走，不想四邊盡是蘆葦野港，又沒旱路；只見岸上蘆葦又刮刮雜雜，也燒將起來。那捕盜官兵，兩頭沒處走。風又緊，火又猛，衆官兵只得鑽去，都奔爛泥裏立地。

火光叢中，只見一隻小快船，船尾上一箇搖着船，船頭上坐着一箇先生，手裏明晃晃地拿着一口寶劍，口裏喝道：『休教走了一箇！』衆兵都在爛泥裏慌做一堆。說猶未了，只見蘆葦東岸，兩箇人引着

四五箇打魚的，都手裏明晃晃拿着刀鎗走來；這邊蘆葦西岸，又是兩箇人，也引着四五箇打魚的，手裏也明晃晃拿着飛魚鉤走來。東西兩岸，四箇好漢并這夥人，一齊動手，排頭兒擄將來。無移時，把許多官兵都擄死在爛泥裏。

東岸兩箇：是晁蓋，阮小五；西岸兩箇：是阮小二，阮小七；船上那箇先生，便是祭風的公孫勝。五位好漢，引着十數箇打魚的莊家，把這夥官兵，都擄死在蘆葦蕩裏。單單只剩得一箇何觀察，細做粽子也似，丟在船艙裏。阮小二提將上岸來，指着罵道：「你這廝，是濟州一箇詐害百姓的蠢蟲！我本待把你碎屍萬段，卻要你回去對那濟州府管事的賊驢說：俺這石碣村「阮氏三雄」，東溪村「天王晁蓋」，都不是好撩撥的！我也不來你城裏借糧，他也休要來我這村中討死，倘或正眼兒覷着，休道你是一箇小小州尹，也莫說蔡太師差幹人來要拿我們，便是蔡京親自來時，我也擄他三二十箇透明的窟籠。俺們放你回去，休得再來！傳與你的那箇鳥官人，教他休要討死這裏沒大路，我着兄弟送你出路口去。」當時阮小七把一隻小快船載了何濤，直送他到大路口，喝道：「這裏一直去，便有尋路處。別的衆人都殺了，難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喫你那州尹賊驢笑！且請下你兩箇耳朵來做表證！」阮小七身邊拔起尖

刀，把何觀察兩箇耳朵割下來，鮮血淋漓；插了刀，解了胳膊，放上岸去。詩曰：

官兵盡付斷頭溝，
要放何濤不便休。

留着耳朵聽說話，
旋將驢耳代驢頭。

何濤得了性命，自尋路回濟州去了。

且說晁蓋、公孫勝、和阮家三弟兄，并十數箇打魚的，一發都駕了五七隻小船，離了石碣村湖泊，逕投李家道口來。到得那裏，相尋着吳用、劉唐船隻，合做一處。吳用問起拒敵官兵一事，晁蓋備細說了。吳用衆人大喜。整頓船隻齊了，一同來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來相投。朱貴見了許多人來說投托入夥，慌忙迎接。吳用將來歷實說與朱貴聽了，大喜，逐一都相見了，請入廳上坐定，忙叫酒保安排分例酒來，管待衆人；隨即取出一張皮靶弓來，搭上一枝響箭，望着那對港蘆葦中射去。響箭到處，早見有小嘍囉搖出一隻船來。朱貴急寫了一封書呈，備細寫衆豪傑入夥姓名人數，先付與小嘍囉齎了，教去寨裏報知；一面又殺羊管待衆好漢。

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貴喚一隻大船，請衆多好漢下船，就同帶了晁蓋等來的船隻，一齊望山寨

裏來。行了多時，早來到一處水口，只聽的岸上鼓響鑼鳴。晁蓋看時，只見七八箇小嘍囉，划出四隻哨船來，見了朱貴，都聲了喏，自依舊先去了。

再說一行人來到金沙灘上岸，便留老小船隻并打魚的人在此等候。又見數十箇小嘍囉，下山來接引到關上。王倫領着一班頭領，出關迎接。晁蓋等慌忙施禮，王倫答禮道：「小可王倫，久聞『晁天王』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且喜光臨草寨。」晁蓋道：「晁某是箇不讀書史的人，甚是麓鹵，今日事在藏拙，甘心與頭領帳下做一小卒，不棄幸甚。」王倫道：「休如此說，且請到小寨，再有計議。」一行從人都跟着兩箇頭領上山來。到得大寨聚義廳上，王倫再三謙讓晁蓋一行人上塔。晁蓋等七人，在右邊一字兒立下；王倫與衆頭領，在左邊一字兒立下。一箇箇都講禮罷，分賓主對席坐下。王倫喚塔下衆小頭目聲喏已畢，一壁廂動起山寨中鼓樂。先叫小頭目去山下管待來的從人，關下另有客館安歇。詩曰：

人夥分明是一羣，

相留意氣便須親。

如何待彼爲賓客，

只恐身難作主人。

且說山寨裏宰了兩頭黃牛，十箇羊，五箇豬，大吹大擗筵席。衆頭領飲酒中間，晁蓋把胸中之事，從

頭至尾，都告訴王倫等衆位。王倫聽罷，駭然了半晌，心內躊躇，做聲不得，自己沉吟，虛應答筵宴。至晚席散，衆頭領送晁蓋等衆人關下客館內安歇，自有來的人伏侍。晁蓋心中歡喜，對吳用等六人說道：『我們造下這等迷天大罪，那裏去安身？不是這王頭領如此錯愛，我等皆已失所，此恩不可忘報。』吳用只是冷笑。晁蓋道：『先生何故只是冷笑？有事可以通知。』吳用道：『兄長性直，你道王倫肯收留我們？兄長不看他的心，只觀他的顏色動靜規模。』晁蓋道：『觀他顏色怎地？』吳用道：『兄長不見他早間席上與兄長說話，倒有交情；次後因兄長說出殺了許多官兵捕盜巡檢，放了何濤，「阮氏三雄」如此豪傑，他便有些顏色變了。雖是口中應答，動靜規模，心裏好生不然。若是他有心收留我們，只就早上便議定了坐位。杜遷，宋萬——這兩箇，自是籠鹵的人，待客之事，如何省得？只有林沖那人，原是京師禁軍教頭，大郡的人，諸事曉得；今不得已，坐了第四位。早間見林沖看王倫答應兄長模樣，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氣，頻頻把眼睨這王倫，心內自己躊躇。我看這人，倒有顧盼之心，只是不得已。小生略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併。』晁蓋道：『全仗先生妙策良謀，可以容身。』

當夜七人安歇了。次早天明，只見人報道：『林教頭相訪。』吳用便對晁蓋道：『這人來相探，中俺

計了。』七箇人慌忙起來迎接，邀請林沖入到客館裏面。吳用向前稱謝道：『夜來重蒙恩賜，拜擾不當。』林沖道：『小可有失恭敬。雖有奉承之心，奈緣不在其位，望乞恕罪。』吳學究道：『我等雖是不才，非爲草木，豈不見頭領錯愛之心，顧盼之意，感恩不淺。』晁蓋再三謙讓林沖上坐，林沖那裏肯，推晁蓋上首坐了，林沖便在下首坐定。吳用等六人一帶坐下。晁蓋道：『久聞教頭大名，不想今日得會。』林沖道：『小人舊在東京時，與朋友有禮節，不會有誤。雖然今日能勾得見尊顏，不得遂平生之願，特地逕來陪語。』晁蓋稱謝道：『深感厚意。』

吳用便動問道：『小生有日久聞頭領在東京時，十分豪傑，不知緣何與高俅不睦，致被陷害。後聞在滄州，亦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又是他的計策，向後不知誰薦頭領上山？』林沖道：『若說高俅這賊陷害一節，但提起，毛髮植立！又不能報得此讎！來此容身，皆是柴大官人舉薦到此。』吳用道：『柴大官人，莫非是江湖上人稱爲「小旋風」柴進的麼？』林沖道：『正是此人。』晁蓋道：『小可多聞人說柴大官人仗義疎財，接納四方豪傑，說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如何能勾會他一面也好。』

吳用又對林沖道：『據這柴大官人，名聞寰海，聲播天下的人，教頭若非武藝超羣，他如何肯薦上

山非是吳用過稱，理合王倫讓這第一位頭領坐。此天下之公論，也不負了柴大官人之書信。」林沖道：「承先生高談，只因小可犯下大罪，投奔柴大官人，非他不留林沖，誠恐負累他不便，自願上山。不想今日去住無門，非在位次低微，且王倫只心術不定，語言不准，難以相聚。」吳用道：「王頭領待人接物，一團和氣，如何心地倒恁窄狹？」林沖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多豪傑到此，相扶相助，似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此人只懷妬賢嫉能之心，但恐衆豪傑勢力相壓。夜來因見兄長所說衆位殺死官兵一節，他便有些不然，就懷不肯相留的模樣，以此請衆豪傑來關下安歇。」吳用便道：「既然王頭領有這般之心，我等休要待他發付，自投別處去便了。」林沖道：「衆豪傑休生見外之心，林沖自有分曉。小可只恐衆豪傑生退去之意，特來早早說知。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這廝語言有理，不似昨日，萬事罷論；倘若這廝今朝有半句話參差時，盡在林沖身上。」晁蓋道：「頭領如此錯愛俺兄弟，皆感厚恩。」吳用便道：「頭領爲我弟兄面上，倒教頭領與舊弟兄分顏。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時，小生等登時告退。」林沖道：「先生差矣！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量這一箇潑男女，腌臢畜生，終作何用。衆豪傑且請寬心。」林沖起身別了衆人，說道：「少間相會。」衆人相送出來，林沖自上山去了。正是：

如何此處不留人，

休言自有留人處。

應留人者怕人留，

身苦難留留客住。

當日沒多時，只見小嘍囉到來相請，說道：『今日山寨裏頭領，相請衆好漢，去山南水寨亭上筵會。』晁蓋道：『上覆頭領，少間便到。』小嘍囉去了，晁蓋問吳用道：『先生，此一會如何？』吳學究笑道：『兄長放心。此一會倒有分做山寨之主：今日林教頭必然有火併王倫之意；他若有些心懶，小生憑着三寸不爛之舌，不由他不火併。兄長身邊各藏了暗器，只看小生把手來撚鬚爲號，兄長便可協力。』晁蓋等衆人暗喜。

辰牌已後，三四次人來催請。晁蓋和衆頭領身邊各帶了器械，暗藏在身上；結束得端正，卻來赴席。只見宋萬親自騎馬，又來相請，小嘍囉擡過七乘山轎，七箇人都上轎子，一逕投南山水寨裏來。到得山南看時，端的景物非常，直到寨後水亭子前下了轎，王倫，杜遷，林冲，朱貴，都出來相接，邀請到那水亭子上，分賓主坐定。看那水亭一遭景致時，但見：

四面水簾高捲，週迴花壓朱闌。滿日香風，萬朵芙蓉鋪綠水；迎眸翠色，千枝荷葉遶芳塘。華簷外

陰陰柳影，鎖牕前細細松聲。江山秀氣滿亭臺，豪傑一羣來聚會。

當下王倫與四箇頭領——杜遷，宋萬，林沖，朱貴——坐在左邊主位上；晁蓋與六箇好漢——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坐在右邊客席。階下小喽囉輪番把盞。酒至數巡，食供兩次，晁蓋和王倫盤話；但提起聚義一事，王倫便把閒話支吾開去。吳用把眼來看林沖時，只見林沖側坐交椅上，把眼睨王倫身上。

看看飲酒至午後，王倫回頭叫小喽囉取來。三四箇人去不多時，只見一人捧箇大盤子，裏放着五錠大銀。王倫便起身把盞，對晁蓋說道：「感蒙衆豪傑到此聚義，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注之水，如何安得許多真龍？聊備些小薄禮，萬望笑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是不能相容，我等衆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卻？非是敝山不納衆位豪傑，奈緣只爲糧少房稀，恐日後誤了足下，衆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說言未了，只見林沖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糧少房稀，今日晁兄與衆豪傑

到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是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山寨情分。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熱趕將去，請頭領息怒，我等自去罷休。」

林沖道：「這是笑裏藏刀，言清行濁的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王倫喝道：「你看這畜生！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卻不是反失上下！」林沖大怒道：「量你是箇落第窮儒，胸中又沒文學，怎做得山寨之主！」吳用便道：「晁兄，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壞了頭領面皮。只今辦了船隻，便當告退。」

晁蓋等七人便起身，要下亭子。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林沖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邊；搶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來，搯的火雜雜。吳用便把手將髭鬚一摸，晁蓋、劉唐，便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一手扯住林沖，便道：「頭領不可造次！」公孫勝假意勸道：「休爲我等壞了大義。」阮小二便去幫住杜遷，阮小五便幫住宋萬，阮小七幫住朱貴，嚇得小嘍囉們目瞪口呆。

林沖拿住王倫罵道：「你是一箇村野窮儒，虧了杜遷得到這裏。柴大官人這等資助你，賙給盤纏，與你相交，舉薦我來，尙且許多推卻，今日衆豪傑特來相聚，又要發付他下山去。這梁山泊便是你的！你這嫉賢妬能的賊，不殺了，要你何用！你也無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杜遷、宋萬、朱貴，本待要向前來

勸，被這幾箇緊緊幫着，那裏敢動？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卻被晁蓋、劉唐兩箇攔住。王倫見頭勢不好，口裏叫道：『我的心腹都在那裏？』雖有幾箇身邊知心腹的人，本待要來救，見了林沖這般兇猛頭勢，誰敢向前？林沖即時拿住王倫，又罵了一頓，去心窩裏只一刀，脰察地搨倒在亭上。可憐王倫做了多年寨主，今日死在林沖之手，正應古人言：『量大福也大，機深禍亦深。』有詩爲證：

獨據梁山志可羞，

嫉賢傲士少寬柔。

祇將寨主爲身有，

卻把羣英作寇讎。

酒席歡時生殺氣，

杯盤響處落人頭。

胸懷褊狹真堪恨，

不肯留賢命不留。

晁蓋見殺了王倫，各掣刀在手。林沖早把王倫首級割下來，提在手裏，嚇得那杜遷、宋萬、朱貴，都跪下說道：『願隨哥哥執鞭墜鞵！』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來。吳用就血泊裏拽過頭把交椅來，便納林沖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將王倫爲例！今日扶林教頭爲山寨之主。』林沖大叫道：『先生差矣！我今日只爲衆豪傑義氣爲重上頭，火併了這不仁之賊，實無心要謀此位。今日吳兄卻讓此第一位與林沖坐，

豈不惹天下英雄恥笑？若欲相逼，寧死而已！弟有片言，不知衆位肯依我麼？」衆人道：「頭領所言，誰敢不依？願聞其言。」林沖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斷金亭上，招多少斷金之人；聚義廳前，開幾番聚義之會。正是替天行道，人將至，仗義疎財，漢便來。畢竟林沖對吳用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話說林沖殺了王倫，手拿尖刀，指着衆人說道：「據林沖雖係禁軍，遭配到此，今日爲衆豪傑至此相聚，爭奈王倫心胸狹隘，嫉賢妒能，推故不納，因此火併了這廝，非林沖要圖此位。據着我胸襟膽氣，焉敢拒敵官軍，剪除君側元凶首惡？今有晁兄，仗義疎財，智勇足備，方今天下人聞其名，無有不伏。我今日以義氣爲重，立他爲山寨之主，好麼？」衆人道：「頭領言之極當。」晁蓋道：「不可。自古『強兵不壓主。』晁蓋強殺，只是個遠來新到的人，安敢便來占上？」林沖把手向前，將晁蓋推在交椅上，叫道：「今日事已到頭，請勿推卻。若有不從者，將王倫爲例。」再三再四，扶晁蓋坐了。林沖喝道：衆人就於亭前參拜了。

一面使小嘍囉去大寨裏擺下筵席，一面叫人擡過了王倫屍首，一面又着人去山前山後，喚衆多小頭目，都來大寨裏聚義。

林冲等一行人，請晁蓋上了轎馬，都投大寨裏來。到得聚義廳前，下了馬，都上廳來。衆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中間焚起一爐香來。林冲向前道：「小可林冲，只是個麤鹵匹夫，不過只會些鎗棒而已；無學無才，無智無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豪傑相聚，大義旣明，非比往日苟且。」學究先生在此，便請做軍師，執掌兵權，調用將校，須坐第二位。」吳用答道：「吳某村中學究，胸次又無經綸濟世之才；雖只讀些孫吳兵法，未會有半粒微功，怎敢占上？」林冲道：「事已到頭，不必謙讓。」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孫先生請坐第三位。」晁蓋道：「卻使不得。若是這等推讓之時，晁蓋必須退位。」林冲道：「晁兄差矣。公孫先生，名聞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測之機，呼風喚雨之法，誰能及得？」公孫勝道：「雖有些小之法，亦無濟世之才，如可便敢占上？」還是頭領請坐。」林冲道：「只今番克敵制勝，便見得先生妙法。正是鼎分三足，缺一不可，先生不必推卻。」公孫勝只得坐了第三位。林冲再要讓時，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不肯。三人俱道：「適蒙頭領所說，鼎分三足，以此不敢違命。我三人占上，頭

領再要讓人時，晁蓋等只得告退。」三人扶住林沖，只得坐了第四位。晁蓋道：「今番須請宋杜二頭領來坐。」那杜遷，宋萬見殺了王倫，尋思道：「自身本事低微，如何近的他們，不若做個人情。」苦苦地請劉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杜遷坐了第九位，宋萬坐了第十位，朱貴坐了第十一位。

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漢坐定。山前山後，共有七八百人都來廳前參拜了，分立在兩下。晁蓋道：「你等衆人在此，今日林教頭扶我做山寨之主，吳學究做軍師，公孫先生同掌兵權，林教頭等共管山寨。汝等衆人，各依舊職，管領山前山後事務，守備寨柵灘頭，休教有失。各人務要竭力同心，共聚大義。」再教收拾兩邊房屋，安頓了兩家老小，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綱』——金珠寶貝——并自家莊上過活的金銀財帛，就當廳賞賜衆小頭目并衆多小嘍囉。當下椎牛宰馬，祭祀天地神明，慶賀重新聚義。衆頭領飲酒至半夜方散。次日，又辦筵宴慶會，一連喫了數日筵席。晁蓋與吳用等衆頭領計議：整點倉廩，修理寨柵，打造軍器——鎗，刀，弓，箭，衣甲，頭盔——準備迎敵官軍；安排大小船隻，教演人兵水手上船殿殺，好做隄備，不在話下。自此梁山泊十一位頭領聚義，真乃是交情渾似股肱，義氣如同骨肉。有

詩爲證：

古人交誼斷黃金，

心若同時誼亦深。

水滸請看忠義士，

死生能守歲寒心。

因此林沖見晁蓋作事寬洪，疎財仗義，安頓各家老小在山，驀然思念妻子在京師，存亡未保，遂將心腹備細訴與晁蓋道：『小人自從上山之後，欲要搬取妻子上山來，因見王倫心術不定，難以過活，一向蹉跎過了。流落東京，不知死活。』晁蓋道：『賢弟既有寶眷在京，如何不去取來完聚？你快寫書，便教人下山去，星夜取上山來，多少是好。』林沖當下寫了一封書，叫兩個自身邊心腹小嘍囉下山去了。不過兩個月，小嘍囉還寨說道：『直至東京城內殿帥府前，尋到張教頭家，聞說娘子被高太尉威逼親事，自縊身死，已故半載。張教頭亦爲憂疑，半月之前，染患身故。止剩得女使錦兒，已招贅丈夫在家過活。訪問鄰里，亦是如此說。打聽得真實，回來報與頭領。』林沖見說，潛然淚下，自此杜絕了心中掛念。晁蓋等見說了，悵然嗟嘆。山寨中自此無話，每日只是操練人兵，準備抵敵官軍。

忽一日，衆頭領正在聚義廳上商議事務，只見小嘍囉報上山來說道：『濟州府差撥軍官，帶領約

有一千人馬，乘駕大小船四五百隻，見在石碣村湖蕩裏屯住，特來報知。晁蓋大驚，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道：「官軍將至，如何迎敵？」吳用笑道：「不須兄長掛心，吳某自有措置。自古道：『水來土掩，兵到將迎。』」隨即喚阮氏三雄，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又喚林沖，劉唐受計道：「你兩個便這般這般……」再叫杜遷，宋萬，也分付了。正是：

西迎項羽三千陣，

今日先施第一功。

且說濟州府尹點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一員，帶領一千餘人，拘集本處船隻，就石碣村湖蕩調撥，分開船隻作兩路來取泊子。

且說團練使黃安，帶領人馬上船，搖旗納喊，殺奔金沙灘來。看看漸近灘頭，只聽得水面上嗚嗚咽咽吹將起來。黃安道：「這不是畫角之聲？」且把船來分作兩路，去那蘆花蕩中灣住。看時，只見水面上遠遠地三隻船來。看那船時，每隻船上只有五個人，四個人搖着雙櫓，船頭上立着一個人，頭帶絳紅巾，都一樣身穿紅羅繡襖，手裏各拿着留客住，三隻船上人，都一般打扮。於內有人認得的，便對黃安說道：

「這三隻船上三個人，一個是阮小二，一個是阮小五，一個是阮小七。」黃安道：「你衆人與我一齊併

力向前，拿這三個人！兩邊有四五十隻船，一齊發着喊，殺奔前去。那三隻船唿哨了一聲，一齊便回。黃團練把手內鎗撚搭動，向前來叫道：『只顧殺這賊，我自有重賞。』那三隻船前面走，背後官軍船上，把箭射將去。那三阮去船艙裏，各拿起一片青狐皮來遮那箭矢。後面船隻只顧趕。

趕不過二三里水港，黃安背後一隻小船，飛也似划來報道：『且不要趕！我們那一條殺入去的船隻，都被他殺下水裏去，把船都奪去了。』黃安問道：『怎的着了那廝的手！』小船上人答道：『我們正行船時，只見遠遠地兩隻船來，每船上各有五個人。我們併力殺去趕他，趕不過三四里水面，四下裏小港鑽出七八隻小船來。船上弩箭似飛蝗一般射將來，我們急把船回時，來到窄狹港口，只見岸上約有二三十人，兩頭牽一條大篾索，橫截在水面上。卻待向前看索時，又被他岸上灰瓶，石子，如雨點一般打將來。衆官軍只得棄了船隻，下水逃命。我衆人逃得出來，到旱路邊看時，那岸上人馬皆不見了，馬也被他牽去了；看馬的軍人，都殺死在水裏。我們蘆花蕩邊，尋得這隻小船兒，逕來報與團練。』

黃安聽得說了，叫苦不迭，便把白旗招動，教衆船不要去趕，且一發回來。那衆船纔撥得轉頭，未曾行動，只見背後那三隻船，又引着十數隻船，都只是這三五個人，把紅旗搖着，口裏吹着胡哨，飛也似趕

來。黃安卻待把船擺開迎敵時，只聽得蘆葦叢中砲響。黃安看時，四下裏都是紅旗擺滿，慌了手脚。後面趕來的船上叫道：『黃安留下了首級回去！』黃安把船儘力搖過蘆葦岸邊，卻被兩邊小港裏鑽出四五十隻小船來，船上弩箭如雨點射將來。黃安就箭林裏奪路時，只剩得三四隻小船了。黃安便跳過快船內，回頭看時，只見後面的人，一個個都撲通的跳下水裏去了。有和船被拖去的，大半都被殺死。黃安駕着小快船，正走之間，只見蘆花蕩邊一隻船上，立着劉唐，一撓鉤搭住黃安的船，托地跳將過來，只一把攔腰捉住，喝道：『不要掙扎！』別的軍人能識水者，水裏被箭射死；不敢下水的，就船裏都活捉了。黃安被劉唐扯到岸邊，上了岸，遠遠地晁蓋，公孫勝山邊騎着馬，挺着刀，引五六十人，三二十匹馬，齊來接應。一行人生擒活捉得一二百人，奪的船隻，盡數都收在山南水寨裏安頓了。大小頭領，一齊都到山寨。晁蓋下了馬，來到聚義廳上坐定。衆頭領各去了戎裝軍器，團團坐下，捉那黃安綁在將軍柱上；取過金銀緞疋，賞了小嘍囉。點檢共奪得六百餘匹好馬，這是林沖的功勞；東港是杜遷，宋萬的功勞；西港是阮氏三雄的功勞；捉得黃安，是劉唐的功勞。

衆頭領大喜，殺牛宰馬，山寨裏筵會。自醞的好酒，水泊裏出的新鮮蓮藕并鮮魚；山南樹上，自有時

新的桃杏梅李，枇杷山棗柿栗之類；自養的雞豬鵝鴨等品物，不必細說。衆頭領只顧慶賞。新到山寨，得獲全勝，非同小可。有詩爲證：

堪笑王倫妄自矜，

庸才大任豈能勝！

一從火併歸新主，

會見梁山事業新。

正飲酒間，只見小嘍囉報道：『山下朱頭領使人到寨。』晁蓋喚來問有甚事？小嘍囉道：『朱頭領探聽得一起客商，有數十人結聯一處，今晚必從旱路經過，特來報知。』晁蓋道：『正沒金帛使用，誰領人去走一遭？』三阮道：『我弟兄們去。』晁蓋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來。』三阮便下廳去，換了衣裳，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櫛叉，留客住，點起一百餘人上廳來，別了頭領，便下山，就金沙灘把船載過朱貴酒店裏去了。晁蓋恐三阮擔負不下，又使劉唐點起一百餘人，教領了下山去接應，又分付道：『只可善取金帛財物，切不可傷害客商性命。』劉唐去了。晁蓋到三更，不見回報，又使杜遷、宋萬引五十餘人下山接應。晁蓋與吳用、公孫勝、林沖飲酒至天明，只見小嘍囉報喜道：『虧得朱頭領，得了二十餘輛車子金銀財物，并四五十匹驢騾頭口。』晁蓋又問道：『不曾殺人麼？』小嘍囉答道：『那許多客人，見我』

們來得頭勢猛了，都撇下車子，頭口行李，逃命去了，並不曾傷害他一個。」晁蓋見說大喜：「我等初到山寨，不可傷害於人。」取一錠白銀，賞了小嘍囉，便叫將了酒果下山來，直接到金沙灘上。見衆頭領盡把車輛扛上岸來，再叫撐船去載頭口馬匹，衆頭領大喜。把蓋已畢，教人去請朱貴上山來筵宴。晁蓋等衆頭領，都上到山寨聚義廳上，簸箕掌棹圈坐定。叫小嘍囉扛擡過許多財物在廳上，一包包打開，將綵帛衣服堆在一邊，行貨等物堆在一邊，金銀寶貝堆在正面。衆頭領看了打劫得許多財物，心中歡喜，便叫掌庫的小頭目，每樣取一半，收貯在庫，聽候支用。這一半分做兩分：廳上十一位頭領，均分一分；上山下衆人，均分一分。把這新拿到的軍健臉上，刺了字號，選壯浪的分撥去各寨喂馬砍柴，軟弱的，各處看車切草。黃安鎖在後寨監房內。晁蓋道：「我等今日初到山寨，當初只指望逃災避難，投托王倫帳下，爲一小頭目，多感林教頭賢弟推讓我爲尊，不想連得了兩場喜事：第一贏得官軍，收得許多人馬船隻，捉了黃安；二乃又得了若干財物金銀。此不是皆托衆弟兄的才能？」衆頭領道：「皆托得大哥哥的福蔭，以此得采。」

晁蓋再與吳用道：「俺們弟兄七人的性命，皆出於宋押司，朱都頭兩個。古人道：『知恩不報，非爲

人也！今日富貴安樂，從何而來？早晚將些金銀，可使人親到鄆城縣走一遭，此是第一件要緊的事務。再有白勝陷在濟州大牢裏，我們必須要去救他出來。」吳用道：「兄長不必憂心，小生自有剖劃。宋押司是個仁義之人，緊地不望我們酬謝。然雖如此，禮不可缺，早晚待山寨龐安，必用一個兄弟自去。白勝的事，可教驀生人去那裏使錢，買上囑下，鬆寬他，便好脫身。我等且商量屯糧，造船，製辦軍器，安排寨柵，城垣，添造房屋，整頓衣袍，鎧甲，打造鎗刀，弓箭，防備迎敵官軍。」晁蓋道：「既然如此，全仗軍師妙策指教。」吳用當下調撥衆頭領，分派去辦，不在話下。

且不說梁山泊自從晁蓋上山，好生興旺。卻說濟州府太守見黃安手下逃回的軍人，備說梁山泊殺死官軍，生擒黃安一事；又說梁山泊好漢，十分英雄了得，無人近傍得他，難以收捕；抑且水路難認，港汊多雜，以此不能取勝。府尹聽了，只叫得苦，向太師府幹辦說道：「何濤先折了許多人馬，獨自一個逃得性命回來，已被割了兩個耳朵，自回家將息，至今不能痊；去的五百人，無一個回來；因此又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帶領軍兵前去追捉，亦皆失陷。黃安已被活捉上山，殺死官軍，不知其數，又不能取勝，怎生是好！」太守肚裏正懷着鬼胎，沒個道理處，只見承局來報說：「東門接官亭上，有新官到來，飛

報到此。』太守慌忙上馬，來到東門外接官亭上，望見塵土起處，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馬。府尹接上亭子，相見已了，那新官取出中書省更替文書來，度與府尹。太守看罷，隨即和新官到州衙裏，交割牌印，一應府庫錢糧等項。當下安排筵席，管待新官，舊太守備說梁山泊賊盜浩大，殺死官軍一節。說罷，新官面如土色，心中思忖道：『蔡太師將這件勾當擡舉我，卻是此等地面，這般府分……又沒強兵猛將，如何收捕得這夥強人？倘或這廝們來城裏借糧時，卻怎生奈何……』舊官太守次日收拾了衣裝行李，自回東京聽罪，不在話下。且說新官宗府尹到任之後，請將一員新調來鎮守濟州的軍官來，當下商議招軍買馬，集草屯糧，招募悍勇民夫，智謀賢士，準備收捕梁山泊好漢；一面申呈中書省，轉行牌仰附近州郡，併力剿捕；一面自行下文書所屬州縣，知會收勦，及仰屬縣，着令守禦本境。這個都不在話下。

且說本州孔目，差人齎一紙公文，行下所屬鄆城縣，教守禦本境，防備梁山泊賊人。鄆城縣知縣看了公文，教宋江疊成文案，行下各鄉村，一體守備。宋江見了公文，心內尋思道：『晁蓋等衆人，不想做下這般大事，犯了大罪，劫了一生辰綱，一殺了做公的，傷了何觀察，又損害了許多官軍人馬，又把黃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滅九族的勾當。雖是被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卻饒不得。倘有疎失，如之奈

何？」自家一個心中納悶。分付貼書後司張文遠將此文書立成文案，行下各鄉各保。張文遠自理會文卷，宋江卻信步走出縣來。

走不過三二十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押司。宋江轉回頭來看時，卻是做媒的王婆，引着一個婆子，卻與他說道：「你有緣，做好事押司來也！」宋江轉身來問道：「有甚麼話說？」王婆攔住，指着閻婆對宋江說道：「押司不知，這一家兒，從東京來，不是這裏人家，嫡親三口兒。夫主閻公，有個女兒婆惜。他那閻公，平昔是個好唱的人，自小教得他那女兒婆惜，也會唱諸般耍令；年方一十八歲，頗有些顏色。三口兒因來山東投奔一個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鄆城縣。不想這裏的人，不喜風流宴樂，因此不能過活，在這縣後一個僻淨巷內權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時疫死了，這閻婆無錢津送，沒做道理處，央及老身做媒。我道：「這般時節，那裏有這等恰好？」又沒借換處，正在這裏走頭沒路的，只見押司打從這裏過，以此老身與這閻婆趕來，望押司可憐見他則個，作成一具棺材。」宋江道：「原來恁地。你兩個跟我來，去巷口酒店裏，借筆硯寫個帖子，與你去縣東陳三郎家，取具棺材。」宋江又問道：「你有結果使用麼？」閻婆答道：「實不瞞押司說，棺材尙無，那討使用？」宋江道：「我再與你銀子十兩，做使用錢。」閻

婆道：「便是重生的父母，再長的爺娘，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宋江道：「休要如此說。」隨即取出一錠銀子，遞與閻婆，自回下處去了。且說這婆子將了帖子，逕來縣東街陳三郎家，取了一具棺材，回家發送。了當，兀自餘賸下五六兩銀子，娘兒兩個，把來盤纏，不在話下。

忽一朝，那閻婆因來謝宋江，見他下處，沒有一個婦人家面，回來問間壁王婆道：「宋押司下處，不見一個婦人面，他會有娘子也無？」王婆道：「只聞宋押司家裏在宋家村住，卻不曾見說他有娘子。在這縣裏做押司，只是客居。常常見他散施棺材藥餌，極肯濟人貧苦，敢怕是未有娘子。」閻婆道：「我這女兒長得好模樣，又會唱曲兒，省得諸般耍笑；從小兒在東京時，只去行院人家串，那一個行院不愛他！有幾個上行首，要問我過房幾次，我不肯。只因我兩口兒，無人養老，因此不過房與他。不想今來倒苦了他。我前日去謝宋押司，見他下處沒娘子，因此央你與我對宋押司說，他若要討人時，我情願把婆惜與他。我前日得你作成，虧了宋押司救濟，無可報答他，與他做個親眷來往。」

王婆聽了這話，次日來見宋江，備細說了這件事。宋江初時不肯，怎當這婆子撮合山的嘴攛掇，宋江依允了，就在縣西巷內，討了一所樓房，置辦些家火什物，安頓了閻婆惜娘兒兩個，在那裏居住。沒半

月之間，打扮得閨婆惜滿頭珠翠，遍體綾羅。正是：

花容嫵娜，玉質娉婷。髻橫一片烏雲，眉掃半彎新月。金蓮窄窄，湘裙微露不勝情；玉筍纖纖，翠袖半籠無限意。星眼渾如點漆，酥胸真似截肪。金屋美人離御苑，蕊珠仙子下塵寰。

宋江又過幾日，連那婆子，也有若干頭面衣服，端的養的婆惜豐衣足食。

初時宋江夜夜與婆惜一處歇臥，向後漸漸來得慢了。卻是爲何？原來宋江是個好漢，只愛學使鎗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這閨婆惜水也似後生，况兼十八九歲，正在妙齡之際，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一日，宋江不合帶後司貼書張文遠來閨婆惜家喫酒。這張文遠，卻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厮喚做「小張三」，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平昔只愛去三五兩舍，飄蓬浮蕩，學得一身風流俊俏；更兼品竹調絲，無有不會。這婆惜是個酒色娼妓，一見張三，心裏便喜，倒有意看上他。那張三見這婆惜有意以目送情，等宋江起身淨手，倒把言語來嘲惹張三，常言道：「風不來，樹不動，船不搖，水不渾。」那張三亦是個酒色之徒，這事如何不曉得。因見這婆娘眉來眼去，十分有情，便記在心裏。向後宋江不在時，這張三便去那裏，假意兒只做來尋宋江。那婆娘留住喫茶，言來語去，成了此事。誰想那婆娘自從和那張三兩

個搭識上了，打得火塊一般熱。亦且這張三又是個慣弄此事的，豈不聞古人有言，一不將，二不帶，只因宋江千不合，萬不合，帶這張三來他家裏喫酒，以此看上了他。自古道：『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正犯着這條款。閻婆惜自從和那小張三兩個搭上，并無半點兒情分在這宋江身上。宋江但若來時，只把言語傷他，全不兜攬他些個。這宋江是個好漢，不以這女色爲念，因此半月十日，去走得一遭。那張三和這婆惜，如膠似漆，夜去明來，街坊上人都知了。卻有些風聲吹在宋江耳朵裏。宋江半信不信，自肚裏尋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無心戀我，我沒來由惹氣做甚麼？我只不上門便了。』自此有幾個月不去。閻婆累使人來請，宋江只推事故不上門去。正是：

花娘有意隨流水，

義士無心戀落花。

婆愛錢財娘愛俏，

一般行貨兩家茶。

話分兩頭。忽一日將晚，宋江從縣裏出來，去對過茶房裏坐定喫茶，只見一個大漢，頭帶白范陽氈笠兒，身穿一領黑綠羅襖，下面腿絛護膝，八搭麻鞋，腰裏跨着一口腰刀，背着一個大包，走得汗雨通流，氣急喘促，把臉別轉着看那縣裏。宋江見了這個大漢走得蹣跚，慌忙起身趕出茶房來，跟着那漢走。約

走了三二十步，那漢回過頭來，看了宋江，卻不認得。宋江見了這人，略有些面熟，『莫不是那裏會厮會來……』心中一時思量不起。那漢見宋江看了一回，也有些認得，立住了脚，定睛看那宋江，又不敢問。宋江尋思道：『這個人好作怪！卻怎地只顧看我？』宋江亦不敢問他。只見那漢去路邊一個篋頭舖裏問道：『大哥，前面那個押司是誰？』篋頭待詔應道：『這位是宋押司。』那漢提着朴刀，走到面前，唱個大喏，說道：『押司認得小弟麼？』宋江道：『足下有些面善。』那漢道：『可借一步說話。』宋江便和那漢入一條僻淨小巷。那漢道：『這個酒店裏好說話。』

兩個上到酒樓，揀個僻淨閣兒裏坐下。那漢倚了朴刀，解下包裹，撇在桌子底下，那漢撲翻身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不敢拜問足下高姓？』那人道：『大恩人，如何忘了小弟？』宋江道：『兄長是誰？真個有些面熟，小人失忘了。』那漢道：『小弟便是晁保正莊上曾拜識尊顏，蒙恩救了性命的「赤髮鬼」劉唐便是。』宋江聽了大驚，說道：『賢弟，你好大膽！早是沒做公的看見，險些兒惹出事來！』劉唐道：『感承大恩，不懼一死，特地來酬謝。』宋江道：『晁保正弟兄們，近日如何？兄弟，誰教你來？』劉唐道：『晁頭領哥哥，再三拜上大恩人，得蒙救了性命，見今做了梁山泊主都頭領。吳學究做了軍師，公孫勝

同掌兵權。林冲一力維持，火併了王倫。山寨裏原有杜遷，宋萬，朱貴，和俺弟兄七個，共是十一個頭領。見今山寨裏聚集得七八百人，糧食不計其數。只想兄長大恩，無可報答，特使劉唐齎一封書，并黃金一百兩，相謝押司，并朱雷二都頭。」劉唐打開包裹，取出書來，便遞與宋江。宋江看罷，便拽起摺子前襟，摸出招文袋，打開包兒時，劉唐取出金子放在桌上。宋江把那封書——就取了一條金子和這書包了，——插在招文袋內，放下衣襟，便道：「賢弟，將此金子依舊包了。」隨即便喚量酒的打酒來，叫大塊切一盤肉來，鋪下些菜蔬菓子之類，叫量酒人篩酒與劉唐喫。看看天色晚了，劉唐喫了酒，把桌上金子包打開，要取出來。宋江慌忙攔住道：「賢弟，你聽我說：你們七個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銀使用；宋江家中頗有此過活，且放在你山寨裏，等宋江缺少盤纏時，卻教兄弟宋清來取。今日非是宋江見外，於內已受了一條。宋全那人，也有些家私，不用與他，我自與他說知人情便了。雷橫這人，又不知我報與保正；况兼這人貪賂，倘或將些出去賭時，便惹出事來，不當穩便，金子切不可與他。賢弟，我不敢留你相請去家中住，倘或有人認得時，不是耍處。今夜月色必然明朗，你便可回山寨去，莫在此停閣。宋江再三申意衆頭領，不能前來慶賀，切乞恕罪。」劉唐道：「哥哥大恩，無可報答，特令小弟送些人情來與押司，做表孝順之心。」

保正哥哥，今做頭領，「學究」軍師，號令非比舊日，小弟怎敢將回去？到山寨中必然受責。」宋江道：「既是號令嚴明，我便寫一封回書，與你將去便了。」劉唐苦苦相央，宋江收受，宋江那裏肯接，隨即取一幅紙來，借酒家筆硯，備細寫了一封回書，與劉唐收在包內。劉唐是個直性的人，見宋江如此推卻，想是不肯受了，便將金子依前包了。看看天色晚來，劉唐道：「既然兄長有了回書，小弟連夜便去。」宋江道：「賢弟，不及相留，以心相照。」劉唐又下了四拜。宋江教量酒人來道：「有此位官人留下白銀一兩在此，我明日卻自來算。」劉唐背上包裹，拿了朴刀，跟着宋江下樓來。離了酒樓，出到巷口，天色昏黃，是八月半天氣，月輪上來，宋江攙住劉唐的手，分付道：「賢弟保重，再不可來。此間做公的多，不是耍處。我更不遠送，只此相別。」劉唐見月色明明，拽開脚步，望西路便走，連夜回梁山泊來。

再說宋江與劉唐別了，自慢慢行回下處來，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道：「早是沒做公的看見，爭些兒惹出一場大事來！」一頭想：「那晁蓋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轉不過兩個彎，只聽得背後有人叫一聲：「押司，那裏去來，好兩日不見面。」宋江回頭看時，正是閻婆。不因這番，有分教，宋江小膽翻爲大膽，善心變做惡心。畢竟宋江怎地發付閻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

話說宋江別了劉唐，乘着月色滿街，信步自回下處來。卻好的遇着閻婆，趕上前來叫道：「押司，多日使人相請，好貴人，難見面！便是小賤人有些言語高低，傷觸了押司，也看得老身薄面，自教訓他與押司陪話。今晚老身有緣，得見押司，同走一遭去。」宋江道：「我今日縣裏事務忙，擺撥不開，改日卻來。」

閻婆道：「這箇使不得。我女兒在家裏專望，押司胡亂溫顧他便了。直恁地下得！」宋江道：「端的忙些箇，明日準來。」閻婆道：「我今晚要和你去。」便把宋江衣袖扯住了，發話道：「是誰挑撥你？我娘兒兩箇，下半世過活，都靠着押司。外人說的閒事閒非，都不要聽他，押司自做箇主張。我女兒但有差錯，都在老身身上。押司胡亂去走一遭。」宋江道：「你不要纏，我的事務分撥不開在這裏。」閻婆道：「押司便誤了些公事，知縣相公不到得便責罰你。這回錯過，後次難逢。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到家裏自有告訴。」宋江是箇快性的人，喫那婆子纏不過，便道：「你放了手，我去便了。」閻婆道：「押司不要跑了。」

去，老人家趕不上。」宋江道：「直恁地這等！」兩箇厮跟着來到門前，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花不迷人自迷。

直饒今日能知悔，

何不當初莫去爲？

宋江立住了脚，閻婆把手一攔，說道：「押司來到這裏，終不成不入去了。」宋江進到裏面，橈子上坐了，那婆子是乖的，自古道：「老虔婆如何出得他手。」只怕宋江走去，便幫在身邊坐了，叫道：「我兒，你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閻婆惜倒在床上，對着盞孤燈，正在沒可尋思處，只等這小張三來。聽得娘叫道：「你的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婆娘只道是張三郎，慌忙起來，把手掠一掠雲髻，口裏喃喃的罵道：「這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兩個耳刮子着！」飛也似跑下樓來，就榻子眼裏張時，堂前琉璃燈卻明亮，照見是宋江，那婆娘復翻身轉又上樓去，依前倒在床上。

閻婆聽得女兒脚步下樓來了，又聽得再上樓去了，婆子又叫道：「我兒，你的三郎在這裏，怎地倒走了去。」那婆惜在床上應道：「這屋裏多遠，他不會來。他又不能，如何自不上來，直等我來迎接他，沒了當絮絮聒聒地。」閻婆道：「這賤人真箇望不見押司來，氣苦了。恁地說，也好教押司受他兩句兒。」

婆子笑道：『押司，我同你上樓去。』

宋江聽了那婆娘說這幾句，心裏自有五分不自在；被這婆子來扯，勉強只得上樓去。

原來是一間六椽樓屋，前半間安一副春臺，桌檯；後半間鋪着臥房，貼裏安一張三面稜花的牀，兩邊都是欄干，上掛着一頂紅羅幔帳；側首放箇衣架，搭着手巾；這邊放着箇洗手盆；一張金漆桌子上，放一箇錫燈臺，邊廂兩箇杌子；正面壁上掛一幅仕女；對牀排着四把一字交椅。

宋江來到樓上，閻婆便拖入房裏去。宋江便向杌子上朝着牀邊坐了。閻婆就牀上拖起女兒來，說道：『押司在這裏。我兒，你只是性氣不好，把言語來傷觸他，惱得押司不上門，閒時卻在家裏思量。我如今不容易請得他來，你卻不起來陪句話兒，顛倒使性！』婆惜把手攔開，說那婆子：『你做甚麼這般烏亂！我不會做了歹事，他自不上門，教我怎地陪話！』

宋江聽了，也不做聲。婆子便推過一把交椅，在宋江肩下，便推他女兒過來，說道：『你且和三郎坐一坐。不陪話便罷，不要焦躁。你兩箇多時不見，也說一句有情的話兒。』那婆娘那裏肯過來，便去宋江對面坐了。宋江低了頭不做聲。婆子看女兒時，也別轉了臉。閻婆道：『沒酒沒漿，做甚麼道場？老身有一

瓶兒好酒在這裏，買些菓品來，與押司陪話。我兒，你相陪押司坐地，不要怕羞，我便來也。」宋江自尋思道：「我喫這婆子釘住了，脫身不得。等他下樓去，我隨後也走了。」那婆子瞧見宋江要走的意思，出得房門去，門上卻有屈戍，便把房門拽上，將屈戍搭了。宋江暗忖道：「那虔婆倒先算了。」

且說閻婆下樓來，先去竈前點起箇燈，竈裏見成燒着一鍋脚湯，再轆上些柴頭，拿了些碎銀子，出巷口去買得些時新菓品，鮮魚，嫩雞，肥鮮之類。歸到家中，都把盤子盛了；取酒傾在盆裏，舀半盞子，在鍋裏盪熱了，傾在酒壺裏。收拾了數盆菜蔬，三隻酒盞，三雙筯，一桶盤托上樓來，放在春臺上。開了房門，搬將入來，擺在桌子上。看宋江時，只低着頭；看女兒時，也朝着別處。閻婆道：「我兒起來把盞酒。」婆惜道：「你們自喫，我不耐煩！」婆子道：「我兒，爺娘手裏從小兒慣了你性兒，別人面上須使不得。」婆惜道：「不把盞便怎地？」終不成飛劍來取了我頭！」那婆子倒笑起來，說道：「又是我的不是了。押司是箇風流人物，不和你一般見識。你不把酒便罷，且回過臉來喫盞酒兒。」婆惜只不回過頭來。那婆子自把酒來勸宋江，宋江勉強喫了一盞。婆子笑道：「押司莫要見責。閒話都打疊起，明日慢慢告訴。外人見押司在這裏，多少乾熱的不怯氣，胡言亂語，放屁辣臊，押司都不要聽，且只顧喫酒。」篩了三盞在桌子上，說

道：『我兒不要使小孩兒的性，胡亂喫一盞酒。』婆惜道：『沒得只顧纏我！我飽了，喫不得。』閻婆道：『我兒，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喫盞酒使得。』

婆惜一頭聽了，一面肚裏尋思：『我只心在張三身上，兀誰耐煩相伴這廝！若不把他灌得醉了，他必來纏我。』婆惜只得勉強拿起酒來，喫了半盞。婆子笑道：『我兒只是焦躁，且開懷喫兩盞兒睡。』押司也滿飲幾杯。』宋江被他勸不過，連飲了三五杯。婆子也連連喫了幾杯，再下樓去盪酒。

那婆子見女兒不喫酒，心中不悅，纔見女兒回心喫酒，歡喜道：『若是今夜兜得他住，那人惱恨都忘了。且又和他纏幾時，卻再商量。』婆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得有些癢麻上來，卻又篩了一碗喫，鏟了大半鏟，傾在注子裏，爬上樓來，見那宋江低着頭不做聲，女兒也別轉着臉弄裙子。這婆子哈哈地笑道：『你兩箇又不是泥塑的，做甚麼都不做聲？』押司，你不合是箇男子漢，只得裝些溫柔，說些風話兒耍。』宋江正沒做道理處，口裏只不做聲，肚裏好生進退不得。閻婆惜自想道：『你不來睬我，指望老娘一似閒常時，來陪你話，相伴你耍笑，我如今卻不耍。』那婆子喫了許多酒，口裏只管夾七帶八糟，正在那裏張家長，李家短，說白道綠，有詩爲證：

只要孤老不出門，

花言巧語弄精魂。

幾多聰慧遭他陷，

死後應須拔舌根。

卻有鄆城縣一箇賣糟醃的唐二哥，叫做唐牛兒，如常在街上，只是幫閒，常當得宋江齋助他，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得幾貫錢使。宋江要用他時，死命向前。這一日晚，正賭錢輸了，沒做道理處，卻去縣前尋宋江，奔到下處尋不見。街坊都道：『唐二哥，你尋誰？這般忙？』唐牛兒道：『我喉急了，要尋孤老，一地裏不見他。』衆人道：『你的孤老是誰？』唐牛兒道：『便是縣裏宋押司。』衆人道：『我方纔見他和閻婆兩箇過去，一路走着。』唐牛兒道：『是了。這閻婆惜賊賤蟲，他自和張三兩箇打得火理也似熱，只瞞着宋押司一箇，他敢也知些風聲，好幾時不去了。——今晚必然喫那老咬蟲假意兒纏了去。我正沒錢使，喉急了，胡亂去那裏尋幾貫錢使，就挈兩碗酒喫。』一逕奔到閻婆門前，見裏面燈明，門卻不關。入到胡梯邊，聽得閻婆在樓上呵呵地笑。唐牛兒捏腳捏手上到樓上，板壁縫裏張時，見宋江和婆惜兩箇都低着頭；那婆子坐在橫頭桌子邊，口裏七十三八十四只顧嘈。

唐牛兒閃將入來，看着閻婆和宋江，婆惜唱了三箇喏，立在邊頭。宋江尋思道：『這厮來的最好。』

把嘴望下一努。唐牛兒是箇乖的人，便瞧科，看着宋江便說道：「小人何處不尋過，原來卻在這裏喫酒耍，好喫得安穩！」宋江道：「莫不是縣裏有甚麼要緊事？」唐牛兒道：「押司，你怎地忘了？便是早間那件公事，知縣相公在廳上發作，着四五替公人來下處尋押司，一地裏又沒尋處，相公焦躁做一片。押司便可動身。」宋江道：「恁地要緊，只得去。」便起身要下樓，喫那婆子攔住道：「押司不要使這科分。這唐牛兒捻泛過來，你這精賊也瞞老娘！正是一魯班手裏調大斧！」這早晚知縣自回衙去，和夫人喫酒取樂，有甚麼事務得發作？你這般道兒，只好瞞魍魎，老娘手裏說不過去。」

唐牛兒便道：「真箇是知縣相公緊等的勾當，我卻不會說謊。」

閻婆道：「放你娘狗屁！老娘一雙眼，卻是琉璃葫蘆兒一般，卻纔見押司努嘴過來，叫你發科，你倒不攛掇押司來我屋裏，顛倒打抹他去，常言道：「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這婆子跳起身來，便把那唐牛兒劈頸子只一叉，浪浪踉踉，直從房裏叉下樓來。唐牛兒道：「你做甚麼便叉我？」婆子喝道：「你不曉得破人買賣衣飯，如殺父母妻子，你高做聲，便打你這賊乞丐！」唐牛兒鑽將過來道：「你打！」這婆子乘着酒興，叉開五指，去那唐牛兒臉上連打兩掌，直攛出簾子外去。婆子便扯簾子，撇放門背後，卻把

兩扇門關上，拏拴拴了，口裏只顧罵。

那唐牛兒喫了這兩掌，立在門前大叫道：『賊老咬蟲，不要慌！我不看宋押司面皮，教你這屋裏粉碎！教你雙日不着單日着！我不結果了你，不姓唐！』拍着胸大罵了去。

婆子再到樓上，看着宋江道：『押司沒事睬那乞丐做甚麼？那厮一地裏去搪酒喫，只是搬是搬非。這等倒街臥也的橫死賊，也來上門上戶欺負人！』宋江是箇真實的人，喫這婆子一篇道着了真病，倒抽身不得。婆子道：『押司不要心裏見責，老身只恁地知重得了。我兒和押司只喫這杯。我猜着你兩箇多時不見，以定要早睡，收拾了罷休。』婆子又勸宋江喫兩杯，收拾杯盤下樓來，自去竈下去。

宋江在樓上，自肚裏尋思說：『這婆子女兒，和張三兩箇有事，我心裏半信不信，眼裏不曾見真實。待要去來，只道我村。况且夜深了，我只得權睡一睡，且看這婆娘怎地，今夜與我情分如何。』只見那婆子又上樓來說道：『夜深了，我叫押司兩口兒早睡。』那婆娘應道：『不干你事，你自去睡。』婆子笑下樓來，口裏道：『押司安置。今夜多歡，明日慢慢地起。』婆子下樓來，收拾了竈上，洗了脚手，吹滅燈，自去睡了。卻說宋江坐在杌子上，只指望那婆娘似比先時，先來偎倚陪話，胡亂又將就幾時。誰想婆惜心裏

尋思道：『我只思量張三，喫他攪了，却似眼中釘一般，那厮倒直指望我一似先前時來至氣，老娘如今却不要耍。只見說撐船就岸，幾曾有撐岸就船，你不來保我，老娘倒落得！』

看官聽說，原來這色最是怕人。若是他有心戀你時，身上便有刀劍水火，也攔他不住，他也不怕；若是他無心戀你時，你便身坐在金銀堆裏，他也不睬你。常言道：『佳人有意村夫俏，紅粉無心浪子村。』宋公明是個勇烈大丈夫，爲女色的手段却不會。這閻婆惜被那張三小意兒百依百隨，輕憐重惜，賣俏迎奸，引亂這婆娘的心，如何肯戀宋江？

當夜兩個在燈下，坐着對面，都不做聲，各自肚裏躊躇，却似等泥乾掇入廟。看看天色夜深，窗間月上，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窗斜月映寒光，透戶涼風吹夜氣。譙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催；別院寒砧，千搗將殘千搗起。畫簷間叮噹鐵馬，敲碎旅客孤懷；銀臺上閃爍清燈，偏照閨人長嘆。貪淫妓女心如火，仗義英雄氣似虹。

當下宋江坐在杌子上，睃那婆娘時，復地嘆口氣。約莫也是二更天氣，那婆娘不脫衣裳，便上牀去，

自倚了繡枕，紐過身，朝裏壁自睡了。宋江看了，尋思道：『可奈這賤人全不睬我些箇，他自睡了。我今日喫這婆子言來語去，央了幾杯酒，打熬不得，夜深只得睡了罷。』把頭上巾幘除下，放在桌子上，脫下上蓋衣裳，搭在衣架上，腰裏解下鸞帶，上有一把解衣刀和招文袋，却掛在牀邊欄干子上，脫去了絲鞋淨襪，便上牀去那婆娘脚後睡了。

半箇更次，聽得婆惜在脚後冷笑。宋江心裏氣悶，如何睡得着？自古道：『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看看三更交半夜，酒却醒了。捱到五更，宋江起來，面桶裏冷水洗了臉，便穿了上蓋衣裳，帶了巾幘，口裏罵道：『你這賊賤人好生無禮！』婆惜也不會睡着，聽得宋江罵時，紐過身來回道：『你不羞這臉。』宋江忍那口氣，便下樓來。閻婆聽得脚步響，便在床上說道：『押司且睡歇，等天明去。沒來由起五更做甚麼？』宋江也不應，只顧來開門。婆子又道：『押司出去時，與我拽上門。』宋江出得門來，就拽上了。忍那口氣沒出處，一直要奔回下處來。却從縣前過，見一碗燈明，看時，却是賣湯藥的王公來到縣前趕早市。那老兒見是宋江來，慌忙道：『押司如何今日出來得早？』宋江道：『便是夜來酒醉，錯聽更鼓。』王公道：『押司必然傷酒，且請一盞醒酒二陳湯。』宋江道：『最好。』就凳上坐了。那老子濃濃的奉一盞

二陳湯，遞與宋江喫。宋江喫了，驀然想起道：『時常喫他的湯藥，不曾要我還錢。我舊時曾許他一具棺材，不曾與得他。想起昨日有那晁蓋送來的金子，受了他一條，在招文袋裏，何不就與那老兒做棺材錢，教他歡喜。』宋江便道：『王公，我日前曾許你一具棺木錢，一向不曾把得與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這裏，把與你，你便可將去陳三郎家，買了一具棺材，放在家裏。你百年歸壽時，我却再與你些送終之資。』

王公道：『恩主時常覷老漢，又蒙與終身壽具，老子今世不能報答，後世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宋江道：『休如此說。』便揭起背子前襟，去取那招文袋時，喫了一驚道：『苦也！昨夜正忘在那賤人的床頭欄干子上，我一時氣起來，只顧走了，不曾繫得在腰裏。這幾兩金子值得甚麼，須有晁蓋寄來的那一封書，包着這金。我本欲在酒樓上劉唐前燒毀了，他回去說時，只道我不把他來爲念。正要將到下處來燒，却被這閻婆纏將我去。昨晚要就燈下燒時，恐怕露在賤人眼裏，因此不曾燒得。今早走得慌，不期忘了。我常時見這婆娘看些曲本，頗識幾字，若是被他拏了，倒是利害。』便起身道：『阿公休怪。不是我說謊，只道金子在招文袋裏，不想出來得忙，忘了在家。我去取來與你。』王公道：『休要去取。明日慢慢的與老漢不遲。』宋江道：『阿公，你不知道，我還有一件物事，做一處放着，以此要去取。』宋江慌慌急急，奔回

閻婆家裏來，正是：

合是英雄有事來，

天教遺失篋中財。

已知着愛皆冤對，

豈料酬恩是禍胎！

且說這閻婆惜聽得宋江出門去了，爬將起來，口裏自言自語道：「那厮攪了老娘一夜睡不着。那厮含臉，只指望老娘陪氣下情。我不信你，老娘自和張三過得好，誰耐煩睬你！你不上門來倒好！」口裏說着，一頭鋪被，脫下上截襖兒，解了下面裙子，袒開胸前，脫下截襯衣。床面前燈却明亮，照見床頭欄干子上拖下條紫羅鸞帶。婆惜見了，笑道：「黑三那厮乞嚙不盡，忘了鸞帶在這裏，老娘且捉了，把來與張三繫。」使用手去一提，提起招文袋和刀子來，只覺袋裏有些重，便把手抽開，望桌子上只一抖，正抖出那包金子和書來。這婆娘拏起來看時，燈下照見是黃黃的一條金子。婆惜笑道：「天教我和張三買物事喫。這幾日我見張三瘦了，我也正要買些東西和他將息。」將金子放下，却把那紙書展開來燈下看時，上面寫着晁蓋并許多事務。婆惜道：「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裏」，原來也有「井落在吊桶裏」。我正要和張三兩個做夫妻。單單只多你這厮，今日也撞在我手裏！原來你和梁山泊強賊通同往來，送

一百兩金子與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就把這封書依原包了金子，還插在招文袋裏，「不怕你教五聖來攝了去。」正在樓上自言自語，只聽得樓下呀地門響。婆子問道：「是誰？」宋江道：「是我。」婆子道：「我說早哩，押司却不信要去，原來早了又回來。且再和姐姐睡一睡，到天明去。」宋江也不回話，一逕奔上樓來。

那婆娘聽得是宋江回來，慌忙把鸞帶，刀子，招文袋，一發捲做一塊，藏在被裏；緊緊地靠了床裏壁，只做齣齣假睡着。宋江撞到房裏，逕去床頭欄干上取時，却不見了。宋江心內自慌，只得忍了昨夜的氣，把手去搖那婦人道：「你看我日前的面，還我招文袋。」那婆惜假睡着，只不應。宋江又搖道：「你不要急躁，我自明日與你陪話。」婆惜道：「老娘正睡哩，是誰攪我？」宋江道：「你情知是我，假做甚麼？」婆惜紐轉身道：「黑三，你說甚麼？」宋江道：「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道：「你在那裏交付與我手裏，却來問我討。」宋江道：「忘了在你腳後小欄干上。這裏又沒人來，只是你收得。」婆惜道：「呸！你不見鬼來！」宋江道：「夜來是我不是了，明日與你陪話。你只還了我罷，休要作耍。」婆惜道：「誰和你作耍？我不會收得！」宋江道：「你先時不會脫衣裳睡，如今蓋着被子睡，以定是起來鋪被時拿了。」

只見那婆惜柳眉踢豎，星眼圓睜，說道：『老娘拿是拿了，只是不還你！你使官府的人，便拿我去做賊斷。』宋江道：『我須不會冤你做賊。』婆惜道：『可知老娘不是賊哩！』宋江見這話，心裏越慌，便說道：『我須不會歹看承你娘兒兩箇，還了我罷！我要去幹事。』婆惜道：『閒常也只噴老娘和張三有事。他有些不如你處，也不該一刀的罪犯，不強似你和打劫賊通同。』宋江道：『好姐姐，不要叫鄰舍聽得，不是耍處。』

婆惜道：『你怕外人聽得，你莫做不得這封書，老娘牢牢地收着。若要饒你時，只依我三件事便罷！』

宋江道：『休說三件事，便是二十件事也依你。』婆惜道：『只怕依不得。』宋江道：『當行卽行，敢問那三件事？』

閻婆惜道：『第一件，你可從今日便將原典我的文書來還我；再寫一紙，任從我改嫁張三，並不敢再來爭執的文書。』宋江道：『這箇依得。』婆惜道：『第二件，我頭上帶的，我身上穿的，家裏使用的，雖都是你辦的，也委一紙文書，不許你日後來討。』宋江道：『這箇也依得。』閻婆惜又道：『只怕你第三件』

依不得。』宋江道：『我已兩件都依你，緣何這件依不得？』婆惜道：『有那梁山泊晁蓋送與你的一百兩金子，快把來與我，我便饒你這一場天字第一號官司，還你這招文袋裏的款狀。』宋江道：『那兩件倒都依得。這一百兩金子，果然送來與我，我不肯受他的，依前教他把了回去。若端的有時，雙手便送與你。』婆惜道：『可知哩！嘗言道：「公人見錢，如蠅子見血。」他使人送金子與你，你豈有推了轉去的？這話却似放屁！做公人的，「那箇貓兒不喫腥？」「閻羅王面前，須沒放回的鬼！」你待瞞誰！便把這一兩金子與我，值得甚麼！你怕是賊賊時，快鎔過了與我。』宋江道：『你也須知我是老實的人，不會說慌。你若不信，限我三日，我將家私變賣一百兩金子與你。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冷笑道：『你這黑三倒乖，把我一似小孩兒般捉弄。我便先還了你招文袋，這封書，歇三日却問你討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我這裏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快把來兩相交割。』宋江道：『果然不會有這金子。』婆惜道：『明朝到公廳上，你也說不會有這金子。』

宋江聽了『公廳』兩字，怒氣直起，那裏按納得住，睜着眼道：『你還也不還！』

那婦人道：『你恁地狠，我便還你不迭！』

宋江道：『你真箇不還！』婆惜道：『不還！再饒你一百箇不還！若要還時，在鄆城縣還你！』

宋江便來扯那婆惜蓋的被。婦人身邊却有這件物，倒不願被，兩手只緊緊地抱住胸前。宋江扯開被來，却見這鸞帶頭正在那婦人胸前拖下來。宋江道：『原來却在這裏！』一不做，二不休，兩手便來奪。那婆娘那裏肯放，宋江在牀邊捨命的奪，婆惜死也不放。宋江恨命只一拽，倒拽出那把壓衣刀子在席上，宋江便搶在手裏。

那婆娘見宋江搶刀在手，叫『黑三郎殺人也！』只這一聲，提起宋江這箇念頭來。那一肚皮氣，正沒出處。婆惜却叫第二聲時，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去那婆惜額子上只一勒，鮮血飛出，那婦人兀自吼哩。宋江怕他不死，再復一刀，那顆頭，伶伶仃仃，落在枕頭上。但見：

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緊閉星眸，直挺挺屍橫席上；半開檀口，溼津津頭落枕邊。從來美興一時休，此日嬌容堪戀否。

宋江一時怒起，殺了閻婆惜，取過招文袋，抽出那封書來，便就殘燈下燒了，繫上鸞帶，走下樓來。那婆子在下面睡，聽他兩口兒論口，倒也不着在意裏。只聽得女兒叫一聲『黑三郎殺人也！』正不知怎

地，慌忙跳起來，穿了衣裳，奔上樓來，却好和宋江打箇胸廝撞。閻婆問道：『你兩口兒做甚麼鬧？』宋江道：『你女兒忒無禮，被我殺了！』婆子笑道：『却是甚話？便是押司生的眼兒，又酒性不好，專要殺人，押司休取笑老身。』宋江道：『你不信時，去房裏看，我真箇殺了。』婆子道：『我不信。』推開房門看時，只見血泊裏挺着屍首。婆子道：『苦也！却是怎地好？』宋江道：『我是烈漢！一世也不走，隨你要怎地。』婆子道：『這賤人果是不好，押司不錯殺了，只是老身無人養贍。』宋江道：『這個不妨，既是你如此說時，你却不用憂心。我頗有家計，只教你豐衣足食便了，快活過半世。』閻婆道：『恁地時却是好也，深謝押司。我女兒死在牀上，怎地斷送？』宋江道：『這箇容易。我去陳三郎家，買一具棺材與你。件作行人入殮時，我自分付他來。我再取十兩銀子與你結果。』婆子謝道：『押司只好趁天未明時討具棺材盛了，鄰舍街坊都不要見影。』宋江道：『也好。你取紙筆來，我寫箇票子與你去取。』閻婆道：『票子也不濟事，須是押司自去取，便肯早早發來。』宋江道：『也說得是。』

兩箇下樓來，婆子去房裏拿了鎖鑰，出到門前，把門鎖了，帶了鑰匙。宋江與閻婆兩箇投縣前來。此時天色尚早，未明，縣門却纔開。那婆子約莫到縣前左側，把宋江一把結住，發喊叫道：『有殺人賊在這

裏』嚇得宋江慌做一團，連忙掩住口道：『不要叫。』那裏掩得住。縣前有幾個做公的走將攏來，看時，認得是宋江，便勸道：『婆子閉嘴！押司不是這般的人，有事只消得好說。』閻婆道：『他正是兇首，與我捉住，同到縣裏。』原來宋江爲人最好，上下愛敬，滿縣人沒一箇不讓他，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他，又不信這婆子說。有詩爲證：

好人有難皆憐惜，

奸惡無災盡詫憎。

可見生平須自檢，

臨時情義始堪憑。

正在那裏沒箇解救，恰好唐牛兒托一盤子洗淨的糟薑來縣前趕趁，正見這婆子結扭住宋江在那裏叫冤屈。唐牛兒見是閻婆一把扭結住宋江，想起昨夜的一肚子烏氣來，便把盤子放在賣藥的老王凳子上，鑽將過來，喝道：『老賊蟲，你做甚麼結扭住押司？』婆子道：『唐二，你不要來打奪人去，要你償命也！』唐牛兒大怒，那裏聽他說，把婆子手一拆，拆開了，不問事由，叉開五指，去閻婆臉上只一掌，打箇滿天星。那婆子昏撒了，只得放手。宋江得脫，往鬧裏一直走了。

婆子便一把去結扭住唐牛兒叫道：『宋押司殺了我的女兒，你却打奪去了。』唐牛兒慌道：『我

那裏得知！閻婆叫道：『上下替我捉一捉殺人賊則箇不時，須要帶累你們。』衆做公的，只礙宋江面皮，不肯動手；拿唐牛兒時，須不擔閻婆。衆人向前，一箇帶住婆子，三四箇拿住唐牛兒，把他橫拖倒拽，直推進鄆城縣裏來。正是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披麻救火，惹焰燒身。畢竟唐牛兒被閻婆結住，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閻婆大鬧鄆城縣

朱仝義釋宋公明

話說當時衆做公的拿住唐牛兒，解進縣裏來。知縣聽得有殺人的事，慌忙出來陞廳。衆做公的把這唐牛兒簇擁在廳前。知縣看時，只見一箇婆子跪在左邊，一箇漢子跪在右邊。知縣問道：『甚麼殺人公事？』婆子告道：『老身姓閻。有箇女兒喚做婆惜，典與宋押司做外宅。昨夜晚間，我女兒和宋江一處喫酒，這箇唐牛兒一逕來尋鬧，叫罵出門，鄰里盡知。今早宋江出去走了一遭，回來把我女兒殺了。老身結扭到縣前，這唐二又把宋江打奪了去，告相公做主。』知縣道：『你這厮怎敢打奪了兇身？』唐牛兒

告道：『小人不知前後因依。只因昨夜去尋宋江，搗碗酒喫，被這閻婆叉小人出來。今早小人自出來賣糞，遇見閻婆結扭宋押司在縣前。小人見了，不合去勸他，他便走了。却不知他殺死他女兒的緣由。』知縣喝道：『胡說！宋江是箇君子誠實的人，如何肯造次殺人？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左右在那裏？』便喚當廳公吏。

當下轉上押司張文遠來。見說閻婆告宋江殺了他女兒，正是我的表子，隨即取了各人口詞，就替閻婆寫了狀子，疊了一宗案。便喚當地方件作，行人，并地廂里正，鄰佑一千人等，來到閻婆家，開了門，取屍首登場檢驗了。身邊放着行兇刀子一把。當日再三看驗得，係是生前項上被刀勒死。衆人登場了當，屍首把棺木盛了，寄放寺院裏，將一千人帶到縣裏。

知縣却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脫他，只把唐牛兒來再三推問。唐牛兒供道：『小人並不知前後。』知縣道：『你這厮如何隔夜去他家尋鬧？一定你有干涉！』唐牛兒告道：『小人一時撞去搗碗酒喫。』知縣道：『胡說！打這厮！』左右兩邊狼虎一般公人，把這唐牛兒一索網翻了，打到三五十，前後語言一般。知縣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來勘問。且叫取一面枷來釘了，禁在牢裏。

那張文遠上廳來稟道：『雖然如此，見有刀子是宋江的壓衣刀，必須去拿宋江來對問，便有下落。』知縣喫他三回五次來稟，遮掩不住，只得差人去宋江下處捉拿。宋江已自在逃去了，只拿得幾家鄰人來回話：『兇身宋江在逃，不知去向。』

張文遠又稟道：『犯人宋江逃去，他父親宋太公并兄弟宋清，見在宋家村居住，可以勾追到官，責限比捕，跟尋宋江到官理問。』知縣本不肯行移，只要朦朧做在唐牛兒身上，日後自慢慢地出他。怎當這張文遠立主文案，唆使閻婆上廳，只管來告。知縣情知阻當不住，只得押紙公文，差三兩箇做公的，去宋家莊勾追宋太公并兄弟宋清。公人領了公文，來到宋家村宋太公莊上。太公出來迎接，至草廳上坐定。公人將出文書，遞與太公看了。宋太公道：『上下請坐，容老漢告稟：老漢祖代務農，守此田園過活。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百般說他不從，因此老漢數年前，本縣官長處告了他忤逆，出了他籍，不在老漢戶內人數。他自在縣裏住居，老漢自和孩兒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畝過活。他與老漢水米無交，並無干涉。老漢也怕他做出事來，連累不便，因此在前官手裏告了，執憑文帖，在此存照，老漢取來，教上下看。』衆公人都是和宋江好的，明知道這箇是預先開的門路，苦死不肯做冤家。衆

人回說道：『太公既有執憑，把將來我們看，抄去縣裏回話。』太公隨即宰殺些雞鵝，置酒管待了衆人，費發了十數兩銀子，取出執憑公文，教他衆人抄了。衆公人相辭了宋太公，自回縣去回知縣的話，說道：『宋太公三年前出了宋江的籍，告了執憑文帖，見有抄白在此，難以勾捉。』知縣又是要出脫宋江的，便道：『既有執憑公文，他又別無親族，只可出一千貫賞錢，行移諸處，海捕捉拿便了。』

那張三又挑唆閻婆去廳上披頭散髮來告道：『宋江實是宋清隱藏在家，不令出官。相公如何不與老身做主去拿宋江？』知縣喝道：『他父親已自三年前告了他忤逆在官，出了他籍，見有執憑公文存照，如何拿得他父親兄弟來比捕？』閻婆告道：『相公，誰不知道他叫做「孝義黑三郎」？這執憑是箇假的，只是相公做主則箇！』知縣道：『胡說！前官手裏押的印信公文，如何是假的？』閻婆在廳下叫屈叫苦，哽哽咽咽地價哭告相公道：『人命大如天，若不肯與老身做主時，只得去州裏告狀。只是我女兒死得甚苦！』那張三又上廳來替他稟道：『相公不與他行移拿人時，這閻婆上司去告狀，倒是利害。倘或來提問時，小吏難去回話。』知縣情知有理，只得押了一紙公文，便差朱仝、雷橫二都頭，當廳發落：『你等可帶多人，去宋家村宋大戶莊上，搜捉犯人宋江來。』有詩爲證：

不關心事總由他，
路上何人怨折花？

爲惜如花婆惜死，
俏冤家做惡冤家。

朱雷二都頭領了公文，便來點起士兵四十餘人，逕奔宋家莊上來。宋太公得知，慌忙出來迎接。朱全、雷橫二人說道：『太公休怪我們。上司差遣，蓋不由己。你的兒子押司見在何處？』宋太公道：『兩位都頭在上：我這逆子宋江，他和老漢並無干涉。前官手裏，已告開了他，見告的執憑在此。已與宋江三年多各戶另籍，不同老漢一家過活，亦不會回莊上來。』朱全道：『然雖如此，我們憑書請客，奉帖勾人，難憑你說不在莊上。你等我們搜一搜看，好去回話。』便叫士兵三四十人，圍了莊院。『我自把定前門，雷都頭，你先入去搜。』雷橫便入進裏面，莊前莊後搜了一遍，出來對朱全說道：『端的不在莊裏。』朱全道：『我只是放心不下，雷都頭，你和衆弟兄把了門，我親自細細地搜一遍。』宋太公道：『老漢是識法度的人，如何敢藏在莊裏？』朱全道：『這箇是人命的公事，你却嗔怪我們不得。』太公道：『都頭尊便，自細細地去搜。』朱全道：『雷都頭，你監着太公在這裏，休教他走動。』

朱全自進莊裏，把朴刀倚在壁邊，把門來拴了，走入佛堂內去，把供牀拖在一邊，揭起那片地板來。

板底下有條索頭，將索子頭只一拽，銅鈴一聲響，宋江從地窖子裏鑽將出來，見了朱仝，喫那一驚。朱仝道：「公明哥哥，休怪小弟今來捉你。閒常時和你最好，有的事都不相瞞。一日酒中，兄長曾說道：『我家佛座底下有箇地窖子，上面放着三世佛，佛堂內有片地板蓋着，上面設着供牀。你有些緊急之事，可來這裏躲避。』」小弟那時聽說，記在心裏。今日本縣知縣，差我和雷橫兩箇來時，沒奈何，要瞞生人眼目。相公也有覷兄長之心，只是被張三和這婆子在廳上發言發語，道本縣不做主時，定要在州裏告狀，因此上又差我兩箇來搜你莊上。我只怕雷橫執着，不會周全人，倘或見了兄長，沒箇做圓活處，因此小弟賺他在莊前，一逕自來和兄長說話。此地雖好，也不是安身之處。倘或有人知得，來這裏搜着，如之奈何？」

宋江道：「我也自這般尋思。若不是賢兄如此周全，宋江定遭縲紲之厄。」朱仝道：「休如此說。兄長却投何處去好？」宋江道：「小可尋思有三箇安身之處：一是滄州橫海郡「小旋風」柴進莊上，二乃是青州清風寨「小李廣」花榮處，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莊上。他有兩個孩兒：長男叫做「毛頭星」孔明，次子叫做「獨火星」孔亮，多曾來縣裏相會。那三處在這裏躊躇未定，不知投何處去好。」朱仝道：「兄長可以作急尋思，當行即行。今晚便可動身，切勿遲延自誤。」宋江道：「上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長

維持，金帛使用，只顧來取。』朱仝道：『這事放心，都在我身上。兄長只顧安排一路。』宋江謝了朱仝，再入地窖子去。

朱仝依舊把地板蓋上，還將供牀壓了，開門拿朴刀，出來說道：『真個沒在莊裏。』叫道：『雷都頭，我們只拿了宋太公去如何？』雷橫見說要拿宋太公去，尋思：『朱仝那人和宋江最好，他怎地顛倒要拿宋太公……這話以定是反說。他若再提起，我落得做人情。』朱仝，雷橫叫攏土兵，都入草堂上來。宋太公慌忙置酒管待衆人。朱仝道：『休要安排酒食。且請太公和四郎同到本縣裏走一遭。』雷橫道：『四郎如何不見？』宋太公道：『老漢使他去近村打些農器，不在莊裏。宋江那厮，自三年已前，把這逆子告出了戶，見有一紙執憑公文在此存照。』朱仝道：『如何說得過！我兩個奉着知縣台旨，叫拿你父子二人，自去縣裏回話。』雷橫道：『朱都頭，你聽我說：宋押司他犯罪過，其中必有緣故，也未便該死罪。既然太公已有執憑公文，係是印信官文書，又不是假的，我們看宋押司日前交往之面，權且擔負他些個，只抄了執憑去回話便了。』朱仝尋思道：『我自反說，要他不疑。』朱仝道：『既然兄弟這般說了，我沒來由做甚麼惡人。』宋太公謝了道：『深感二位都頭相覷。』隨即排下酒食，犒賞衆人。將出二十兩

銀子，送與兩位都頭。朱仝，雷橫堅執不受，把來散與衆人——四十個士兵——分了。抄了一張執憑公文，相別了宋太公，離了宋家村。朱雷二位都頭，自引了一行人回縣去了。

縣裏知縣正值陞廳，見朱仝，雷橫回來了，便問緣由。兩個稟道：『莊前莊後，四圍村坊，搜遍了二次，其實沒這個人。宋太公臥病在牀，不能動止，早晚臨危；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回；因此只把執憑抄白在此。』知縣道：『既然如此，一面申呈本府，一面動了一紙海捕文書……』不在話下。縣裏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都替宋江去張三處說開。那張三也耐不過衆人面皮，況且婆娘已死了，張三又平常亦受宋江好處，因此也只得罷了。朱仝自輾些錢物，把與閻婆，教不要去州裏告狀。這婆子也得了些錢物，沒奈何，只得依允了。朱仝又將若干銀兩，教人上州裏去使用，文書不要駁將下來。又得知縣一力主張，出一千貫賞錢，行移開了一個海捕文書，只把唐牛兒問做成個『故來兇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干連的人，盡數保放寧家。這是後話。有詩爲證：

一身狼狽爲煙花，

地窖藏身亦可拿。

臨別叮嚀好趨避，

髯公端不愧朱家。

且說宋江，他是個莊農之家，如何有這地窖子？原來故宋時，爲官容易，做吏最難。爲甚的爲官容易？皆因那時朝廷奸臣當道，讒佞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爲甚做吏最難？那時做押司的，但犯罪責，輕則刺配遠惡軍州，重則抄扎家產，結果了殘生性命，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躲身。又恐連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冊，各戶另居，官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來往，却做家私在屋裏。宋時多有這般算的。

且說宋江從地窖子出來，和父親兄弟商議：『今番不是朱仝相覷，須喫官司，此恩不可忘報。如今我和兄弟兩個，且去逃難。天可憐見，若遇寬恩大赦，那時回來，父子相見。父親可使人暗暗地送些金銀去與朱仝，央他上下使用，及資助閻婆些少，免得他上司去告擾。』太公道：『這事不用你憂心。你自和兄弟宋清，在路小心。若到了彼處，那裏使個得托的人寄封信來。』

當晚弟兄兩個，拴束包裹。到四更時分起來，洗漱罷，喫了早飯，兩個打扮動身。宋江戴着白范陽氈笠兒，上穿白緞子衫，繫一條梅紅縱線縵，下面纏腳絛襯着多耳麻鞋。宋清做伴當打扮，背了包裹，都出草廳前，拜辭了父親。宋太公三人灑淚不住，太公分付道：『你兩個前程萬里，休得煩惱。』宋江、宋清却分付大小莊客，小心看家，早晚慇懃伏侍太公，休教飲食有缺。兄弟兩個，各跨了一口腰刀，都拿了一條

朴刀，逕出離了宋家村。

兩個取路登程，正遇着秋末冬初天氣。但見：

柄柄芰荷枯，

葉葉梧桐墜。

蛩吟腐草中，

鴈落平沙地。

細雨濕楓林，

霜重寒天氣。

不是路行人，

怎諳秋滋味。

話說宋江弟兄兩個行了數程，在路上思量道：『我們却投奔兀誰的是？』宋清答道：『我只聞江

湖上人傳說滄州橫海郡柴大官人名字，說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只不曾拜識，何不只去投奔他人？都說仗義疎財，專一結識天下好漢，救助遭配的人，是個見世的孟嘗君。我兩個只投奔他去。』宋江道：『我也心裏是這般思想。他雖和我常常書信來往，無緣分上不曾得會。』兩個商量了，逕望滄州路上來。途中免不得登山涉水，過府衝州。但凡客商在路，早晚安歇，有兩件事免不得吃癩碗，睡死人牀。

且把閒話提過，只說正話。宋江弟兄兩個，不則一日，來到滄州界分，問人道：『柴大官人莊在何

處？」問了地名，一逕投莊前來，便問莊客：「柴大官人在莊上也不？」莊客答道：「大官人在東莊上收租米，不在莊上。」宋江便問：「此間到東莊有多少路？」莊客道：「有四十餘里。」宋江道：「從何處落路去？」莊客道：「不敢動問二位官人高姓？」宋江道：「我是鄆城縣宋江的便是。」莊客道：「莫不是「及時雨」宋押司麼？」宋江道：「便是。」莊客道：「大官人時常說大名，只怨恨不能相會。既是宋押司時，小人引去。」莊客慌忙便領了宋江，宋清，逕投東莊來。沒三個時辰，早來到東莊。宋江看時，端的好一所莊院，十分齊整，但是：

前迎闊港，後靠高峰。數千株槐柳成林，三五處廳堂待客。轉屋角牛羊滿地，打麥場鵝鴨成羣。飲饌豪華，賽過那孟嘗食客；田園主管，不數他程鄭家僮。正是家有餘糧雞犬飽，戶無差役子孫閒。

當下莊客便道：「二位官人且在此亭上坐一坐，待小人去通報大官人出來相接。」宋江道：「好。」自和宋清在山亭上倚了朴刀，解下腰刀，歇了包裹，坐在亭子上。那莊客入去不多時，只見那座中間莊門大開，柴大官人引着三五個伴當，慌忙跑將出來，亭子上與宋江相見。

柴大官人見了宋江，拜在地下，口稱道：「端的想殺柴進，天幸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大慰平生渴仰。」

之念，多幸！多幸！」宋江也拜在地下，答道：「宋江疏頑小吏，今日特來相投。」柴進扶起宋江來，口裏說道：「昨夜燈花報，今早喜鵲噪，不想却是貴兄來。」滿臉堆下笑來。宋江見柴進接得意重，心裏甚喜，便喚兄弟宋清，也來相見了。柴進喝叫伴當收拾了宋押司行李，在後堂西軒下歇處。柴進攜住宋江的手，入到裏面正廳上，分賓主坐定。柴進道：「不敢動問，聞知兄長在鄆城縣勾當，如何得暇來到荒村敝處？」宋江答道：「久聞大官人大名，如雷灌耳。雖然節次收得華翰，只恨賤役無閒，不能勾相會。今日宋江不才，做出一件沒出豁的事來，弟兄二人尋思，無處安身，想起大官人仗義疎財，特來投奔。」柴進聽罷，笑道：「兄長放心。遮莫做下十惡大罪，既到敝莊，但不用憂心。不是柴進誇口，任他捕盜官軍，不敢正眼兒覷着小莊。」宋江便把殺了閻婆惜的事，一一告訴了一遍。柴進笑將起來，說道：「兄長放心。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藏在莊裏。」說罷，便請宋江弟兄兩個洗浴。隨即將出兩套衣服，巾幘，絲鞋，淨襪，教宋江弟兄兩個換了出浴的舊衣裳。兩個洗了浴，都穿了新衣服。莊客自把宋江弟兄的舊衣裳，送在歇宿處。柴進邀宋江去後堂深處，已安排下酒食了，便請宋江正面坐地，柴進對席。宋清有宋江在上，側首坐了。

三人坐定，有十數個近上的莊客并幾個主管，輪替着把盞，伏侍勸飲。柴進再三勸宋江弟兄寬懷飲幾杯，宋江稱謝不已。酒至半酣，三人各訴胸中朝夕相愛之念。看看天色晚了，點起燈燭。宋江辭道：「酒止。」柴進那裏肯放，直喫到初更左側。宋江起身去淨手。柴進喚一個莊客，提碗燈籠，引領宋江東廊盡頭處去淨手。便道：「我且躲杯酒。」大寬轉穿出前面廊下來。俄延走着，却轉到東廊前面。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起了，只顧踏去。那廊下有一個大漢，因害瘡疾，當不住那寒冷，把一盞火在那裏向。宋江仰着臉，只顧踏將去，正跣在火鋏柄上，把那火鋏裏炭火，都掀在那漢臉上。那漢喫了一驚，驚出一身汗來。那漢氣將起來，把宋江劈胸揪住，大喝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消遣我！」宋江也喫一驚。正分說不得，那個提燈籠的莊客，慌忙叫道：「不得無禮！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那漢道：「客官，」客官，「我初來時，也是客官，」也曾相待的厚。如今却聽莊客搬口，便疏慢了我，正是「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却待要打宋江，那莊客撇了燈籠，便向前來勸。正勸不開，只見兩三碗燈籠飛也似來。柴大官人親趕到說：「我接不着押司，如何却在這裏鬧？」

那莊客便把跳了火鋏的事說一遍。柴進笑道：「大漢，你不認的這位奢遮的押司？」那漢道：「奢

遮，奢遮，他敢比不得鄆城宋押司少些兒！柴進大笑道：『大漢，你認得宋押司不？』那漢道：『我雖不會認的，江湖上久聞他是個「及時雨」宋公明；且又仗義疎財，扶危濟困，是個天下聞名的好漢。』柴進問道：『如何見的他是天下聞名的好漢？』那漢道：『却纔說不了，他便是真大丈夫，有頭有尾，有始有終，我如今只等病好時，便去投奔他。』柴進道：『你要見他麼？』那漢道：『我可知要見他哩！』柴進道：『大漢，遠便十萬八萬里，近便只在面前。』柴進指着宋江，便道：『此位便是「及時雨」宋公明。』那漢道：『真個也不是？』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那漢定睛看了看，納頭便拜，說道：『我不是夢裏麼？與兄長相見！』宋江道：『何故如此錯愛？』那漢道：『却纔甚是無禮，萬望恕罪。有眼不識泰山！』跪在地下，那裏肯起來。宋江慌忙扶住道：『足下高姓大名？』柴進指着那漢，說出他姓名，叫甚諱字。有分教，山中猛虎，見時魄散魂離；林下強人，撞着心驚膽裂。正是說開星月無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畢竟柴大官人說出那漢還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國立中央圖書館



0435735



7.46

34

籍